

小本小說

盧宮秘史

商務印書館印行

冊下



館 書 印 務 商

發 售
文 房 用 品
廣 告

本館自去歲增設發售儀器文具處後蒙 學界諸君惠顧極稱便利。不勝欣幸。今更為 諸君採購 文房用品 便利起見。聘請名手。精選上等原料。督製仿古及新式各種 中國 東洋信箋信封 又添辦 湖筆徽墨等 已於本年三月開始發售 所有各質。花樣新奇。品物精美。較別家發售者迥然不同。且創辦伊始。定價極廉。倘蒙 惠顧。無論躉批零售。一律歡迎。在外埠者。可直接函購。或就近向本分館購置亦可。諸祈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 暨各分館謹啓

小說 盧宮秘史卷下

英國恩蘇霍伯原著

作霖甘永龍
文彬朱炳勳全譯

第十一章

翌晨天氣晴朗。予手執花球。屏去侍從。獨身以赴馥蘭公主之邸。既至。見其人正在園中採花。以供公主曉粧。夫人滿面紅潤。喜氣溢於眉宇。蓋蓋於昨夕求婚。而婚約已定故也。予即以花球授之。令與彼所摘之花。同奉於公主。公主正在樓中晨妝未竟。憑窗外望。一見予。即呼謂史夫人曰。速登樓。我當以咖啡飲之。

予登樓。寒暄甫畢。公主即出二緘示予。一緘係黑親王所發。字畫端正。詞意敬書中。請公主赴聖旦藩邸。小遊數日。蓋每年夏令。當聖旦寒花木盛開之時。黑親王例必邀公主往游一次。予讀畢。即棄置桌旁。面現厭惡色。公主見而笑。旋復莊容。指又一函曰。吾不知此書發自何人。汝試讀之。

予取書略一審視。即已了然。蓋此書雖未署名。而其筆跡。則與邀予赴園亭之

書初無二致。望而知其爲毛氏婦婉英所寄也。書曰。

吾與公主。殊無相愛之理由。惟不忍見公主落於思德公之手。故特爲警告。願公主切勿赴思德公之約。且公主一跬步間。尤須有大隊軍人。以爲護衛。不然。公主殆矣。吾言非謬。幸勿以爲疑。倘公主以此書示今日之君臨廬國者。當見信也。

公主問予曰。彼不云王上而云君臨廬國者。何耶。彼殆以此書戲弄我耶。

予曰。我至愛之王后乎。設汝而顧念生命。且顧念更重於生命者。則務當遵此書之所語而行。自今日起。吾當遣兵一營。駐紮於邸第之四周。設汝欲外出。亦必以多人擁衛而後可。

公主微作崛強態曰。此乃主上所命令耶。

予曰。然。予所命令也。設卿而誠愛予者。則必謹遵茲命令。

公主曰。噫！

予不待其言畢。輒不禁抱其頰而吮之。

予曰。予不過以意度之耳。發此書者。殆必爲吾儕之良友。而又必爲一不幸之婦人。覆蘭乎。汝今可託詞有病。以謝密恰爾。而覆書中語氣。必極冷淡而又極謙恭。則密恰爾亦無如汝何也。

公主戰然曰。吾觀汝對於密恰爾之惡感情。至今日而益堅且決。

予曰。事苟足以保卿之安全。而毋使入於危險者。則予無弗極堅且決。

時予流連不忍遽去。然爲事勢所迫。不得不強與爲別。既出。卽往見大元帥史叻根。此舉乃出於予之獨斷。故不復商諸薩巴德。史叻根見予忠愛之忱。顯然流露於詞色。予雖不能盡舉祕密以告。而園亭脫險一節。亦約略示之。旋語及公主事。命彼司保衛之職。凡思德公遣使至。均不得令近公主。苟萬不得已。則亦須史叻根躬自在旁。並嚴行設備。而後縱之入。

史叻根慘然搖其頰白之首。言曰。陛下言是。天下愛情所關。卽其人不必如思德公之雄狠。而其事。且往往至有不可究詰者。

予深然其言。旋又謂之曰。況思德公之所志。又不僅僅在愛情而已。愛情者。心中之事也。而思德公所注意者。則尤有予頭上之物。

史叨根嘆曰。王冕者。天之所錫。天亦必保之。臣深望陛下所言之不中也。

予至此。乃明告之曰。將軍。予今欲暫離思德。予行後。每夕必遣一專使。以狀況告汝。設汝三日不見予遣使至。則汝當立出予之手諭。佈告國中。此手諭者。予今當繕成付汝。汝可以是立奪密恰爾。思德巡撫之職。而自代其任。並遣雄兵。嚴圍聖旦寨。然後以一紙書責密恰爾。令速將主上敬謹送還。此事汝能擔任否。

史叨根曰。唯臣能之。

予曰。設二十四小時以內。彼不將主上交出者。則主上已死。汝當速立繼嗣之君。奉之於位。此嗣君爲伊誰。汝知之否。

曰。知之。卽馥蘭公主耳。

予曰。然則汝當於予前立誓爲信。

予起立曰。予但願有較予更重之生命。不至入於危險。則於願足矣。予此言。蓋指盧太子。而史叨根。則以爲予指馥蘭公主也。

言畢。予乃伸手與之相握。曰。老將軍。今立於汝前。而與汝作一席話之人。他日汝或聞有關係其身之新消息。爲汝意中所萬不料者。未可知也。然汝姑勿論其人爲誰。及其身分爲何等。而試卽其臨御以來之行事。平心論之。其人果何如者。

大元帥堅握予手。脫略君臣之儀節。而作朋友相敍之辭。曰。老臣歷事哀爾甫褒氏之子孫。非一代矣。而今復幸遇陛下。無論他日事之結果若何。而陛下則固一賢明勇敢之君也。且陛下對於臣工。則極其謙敬。對於所愛。則極其護惜。有君如陛下。誠可謂無一毫慚德者。

予曰。待他日更有聖明在位時。卽以此語爲予墓誌銘也可。

大元帥曰。噫。聖壽萬年。胡遽及此。言時悲感之色。已顯於其面。予亦不禁爲之。

愴然旋就坐。披箋草手諭。且謂曰。予被創之手指。今尙木強。故作書殊不甚自然耳。

予登位後。一向託言手創。除盧太子之花押外。不敢更作一字。故此次實爲第一次冒險。雖平日於太子之筆跡。極意摹仿。煞費苦工。然至下筆時。終覺有不甚相吻之處。

繕諭既畢。史叻根受而讀之曰。陛下之言信然。此書乃與平日之筆跡。頗形殊異。是真大不幸事。蓋他日或且啓國人之猜疑。而以此諭爲出於臣所僞作者。則奈何。

予笑曰。老將軍。吾儕欲思德城之槍礮何用耶。卽以槍礮消若輩之猜疑。又奚不可者。

史叻根乃笑頷而無言。

予又謂之曰。薩巴德及達倫罕二人。此次亦並與予偕往。

史叻根低語曰。陛下此行。殆意在搜捕思德公耶。

予曰。然除思德公外。更有一人。亦爲予所急欲得者。而此人則近方在聖旦耳。史叨根曰。臣恨不能從陛下往。苟能之。則臣年雖老。然尙能效一刀一劍之勞。言時。自捋其純白之鬚。

予曰。予留汝於此。正爲汝乃予所最信託之臣。故付以莫大之責任。此責任者。蓋尤重於予身及予之王冕。

史叨根敬對曰。陛下歸時。臣必以安全康健之公主。還諸陛下。否則亦必擁戴之。俾爲我盧烈達尼亞之女王。

予乃告別回宮。以部署各事。告諸薩達二人。薩雖以予未與商榷於前。微有不慊。然以予計畫甚當。故亦深爲贊成。達倫罕前因予向公主求婚一事。雅不爲然。至此則亦深佩予之能捨私徇公。捨利徇義。欣然與予握手。並請偕行。其實達倫罕此行。所犧牲者。較薩巴德爲大。蓋達已與史夫人訂婚。恩情無藝。脫一朝不返。則幸福遂歸於烏有矣。

一切計議已定。但俟抵聖旦後。見諸實行。卽思德城中應辦各事。亦一一佈置。

就緒。此行之宗旨。在救盧太子脫險。而名則託諸田獵。蓋聖旦多野豬。善獵者多喜赴之。惟臨行之先。有一事最爲予所難堪。而又不容於己者。則與馥蘭公主握別是也。

吾儕出發之期。定於翌晨。故予於是晚。復赴公主邸宅。語以暫時小別。公主聞之。始則自謂無才。無以娛予於思德。至令予浩然作郊外之遊。繼則戲謂深望聖旦林中。突出一非常碩大之怪豕。使予儕無所施其技。不能獵獲。迨聞予微示。以此行之真相。則又駭懼失色。憂從中來。不禁涕泗滂沱。曰。羅濤爾夫。汝此行不至爲密恰爾所傷害否。

予曰。苟有可爲。則予亦決不使此身被無謂之傷害。

曰。羅濤爾夫。汝他日言歸。不至爲密恰爾所阻止否。

予曰。然。

曰。汝歸耶。

曰。歸。

曰。汝歸早耶。

曰。早。

公主復窮詰曰。彼密恰爾果不足阻止汝歸耶。

予手拭公主之淚。而答之曰。予寧肯捨予世間所最愛之人。而一往不返。雖千百密恰爾。亦安足尼予之歸者。

公主聞言稍慰。曰。然則除密恰爾外。更無足尼汝之歸者耶。

予勉強忍悲而答之曰。然。

噫嘻。彼密恰爾安足以尼予。其尼予者。則盧國之真太子。公主之真婚夫。而亦卽予此行之目的物耳。綜言之。此次前往。無論目的之能達與否。而予與公主。則要無復有笑言僂倚之期。是則予之離懷別緒。實較公主尤有難堪者。今者時移事遠。而往往於敘述時。一追念當時之情懷。猶足令予百結柔腸。爲之寸斷云。

第十二章

距聖旦城外五英里。與黑親王藩邸遙遙相對處。有一山高峙。當岡巒之巔。古木叢林之隙。有一高閣華美之宮城。是乃達倫罕同族伯爵斯敦萊達倫罕之邸第也。伯爵斯敦萊讀書嗜學。而性好遠游。是以此宮城中。恆經年不一至。茲從達倫罕之請。慨然以此邸第假予。因是吾儕啓行後之目的地。卽爲此達倫罕宮城。就表面而觀。則此地頗宜於獵豕。實則以其與聖旦寨相距不遠。而窺探一切。較他處爲便。蓋聖旦寨在聖旦城之彼一方面。而達倫罕宮城則在聖旦城之此一方面也。

吾儕於翌日黎明啓程。扈從頗盛。初乘火車行三十英里。旣而下車。跨馬更進。於中晝時始抵達倫罕宮城。從行者除薩達二人外。更有壯士十人。此十人者。皆忠義武勇之士。爲薩達二人所鄭重挑選者。彼等雖未與聞祕密。然園亭謀刺一事。則歷舉告之。蓋欲藉此以激發其敵愾同仇之氣。此外則又告以主上有一良友。被密恰爾幽禁於聖旦寨中。故欲馳往救出之。惟主上最要之宗旨。及若何懲創其奸兇之弟。則此時尙未便宣佈云。

自是而紅黑交戰之活劇。遂自思德城移而至於聖旦寨矣。吾儕之意既欲營救盧太子。使得生還。則祇可暗取而不可以戰。惟吾儕一路至此。侍從煊赫。已無能隱祕。脫密恰爾知之。而先置盧太子於死地。則希望絕矣。然有一事。可以懸揣而知者。則密恰爾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逆料予未必真心欲救盧太子。謂將從此據王冕。擁公主。而永永以假爲真。至於薩達輩。則固可以賄致。苟懷是心。則彼必先謀殺予。而後再謀殺盧太子。可預決也。予念及此。心膽又爲之一壯。

予抵達倫罕宮城。甫閱一小時。密恰爾已遣使三人至。此三人皆盧國產。卽勞恩該、曼斯旦、羅亨超是也。服御鮮華。僕從烜赫。羅亨超年事才逾弱冠。而面貌英秀。氣宇軒昂。惟眉目間。含有一種狡獪之色。而且言辭敏捷。應對便給。口稱思德公密恰爾及邸中僕役數輩。均不幸患紅熱症。此症有傳染之性。患者多甚苦之。是以既不克躬來覲見。又不克潔除邸第。備主上之駐蹕。負疚至深。特遣臣等代達下情。並求主上垂宥云云。羅亨超言時。微微含笑。中藏無限狡黠。

意然此奴雖險惡而丰姿自秀美可人凡足以顛倒少婦之心者卽此輩是已。予曰。予弟乃患紅熱症耶。然則其色亦將類予矣。雖然其所患之恙尙不甚沉重否。

羅曰。彼於應辦之事尙能親執其勞。

予曰。予深願汝闔邸皆平安也。彼杜高德波蘇尼達德嘉三人者。近何如矣。予聞達德嘉亦曾受創傷。然否。

勞恩該及夏斯旦二人一聞斯言。面色皆驟變。惟羅則言笑自若。從容對曰。彼不日卽將得一種良藥。以已其病也。

予不禁失聲一笑。蓋予知此奴所謂得一種良藥者。卽得予以復仇是也。既而謂之曰。晚膳將備。君等在此留飲而歸。何如。

羅再三遜謝。其請罪求諒之辭。脫口如瀉。

予曰。然則他日再當相會。吾知吾輩交情。屆時或有進也。

羅黠笑曰。臣亦深望此機會之早至耳。言已告別而行。過薩巴德前。微微現鄙

夷色。薩則怒目切齒。若將生噉其肉者。噫嘻。此奴誠可兒也。

是夕。薩大佐與衆人宴飲於達倫罕邸。而予則裹一長袍。盡掩周身上下。與達倫罕跨馬而出。予所欲至之地。卽當日初至時。曾經過從之小逆旅。彼間爲市集所在。人煙輻輳。故雖當暮夜。而燈火甚明。初不虞有意外之危險。

吾儕一路策馬入城。行次。予謂達倫罕曰。此間小逆旅中。有一少女。風貌頗不惡。汝欲一觀之否。

達曰。汝何由知之。

曰。予曾一造其廬耳。

曰。自君！之後耶。

曰。否。前此耳。

曰。然則若輩將識破汝矣。

曰。固然。然君不必過慮。吾儕此往。可託名爲盧王之從者。予則僞爲齒痛也者。以長袍嚴裹頭面。一入門。君卽令渠家備一密室。以進晚膳。並令供最美之酒。

一罇。俾齒痛者飲之。君若善於作態。以引誘此少女者。則此少女必來伺候吾儕之左右。

達倫罕曰。儻此少女竟不至。則奈何。

予曰。噫。彼見足下。則至不至。或不可知。若一見予。則斷無不至者。

既而入逆旅。予全身除兩目外。均嚴裹於冠服之中。初見者爲店主婦。然不及二分鐘。而予所欲見之少女出矣。既進密室。卽命備酒餚。少須。達倫罕自外入。曰。彼女來矣。

予曰。予固知汝必能致之來也。君若不能引誘一小女子。則又安能引誘彼史伯爵夫人者。

少女既入。置酒罇於案。達倫罕卽滿注一杯以授予。少女殷勤問曰。此君之齒痛劇耶。

予突自椅躍起。脫去長袍而答之曰。此君之無恙。正與前次與貴女相見時同。少女猝被一驚。已而微微呼曰。噫。然則此果王上矣。我前日一見肖像。卽白諸

我母謂曩之來此者乃王上也。王上乎。望汝恕宥。

予曰。汝曹初未嘗忤予。安用恕宥。

少女曰。曩者吾儕言語之間。頗多唐突。

予曰。汝母雖言多不檢。而汝則惠予良多。予已恕宥之矣。

少女曰。然則我當往告我母。

予聲色稍厲曰。止。吾儕今夜之來。初非遊戲。汝其趣以餐進。而慎毋吐露片詞。

謂王上在是。

少女唯唯而去。數分鐘後。卽具餐以進。顏色較莊。而疑訝之容。則殊不能掩。

予且食且問曰。彼約翰何如矣。

少女曰。先生斯人耶。噫。我誤矣。我應稱陛下也。

予曰。先生之稱甚善。可毋易也。彼約翰何如。

少女曰。先生吾儕近時頗罕與相見。

予曰。何故。

曰。我以彼蹤跡太頻。嘗微諷之。

曰。彼遂以是怏怏。不恆至耶。

曰。然。

予微笑曰。汝能遣之去。必能招之來。予固知汝具此大魔力也。

少女面微頰。而得意之色。亦不期而流露。旋曰。彼之不恆至。亦尙有他故。蓋近

日。聖旦寨中頗忙碌耳。

予曰。近日聖旦寨中。並無圍獵之事。胡至忙碌。乃爾。

少女曰。聞約翰所營營者。乃思德公之家務。非圍獵事也。

曰。然則約翰。今乃一變而爲聖旦寨中之管家婦矣。

少女滔滔不竭。言曰。否。思德公邸中。初無婦女。卽有之。然亦非僕役者流也。吾

聞彼間止有貴婦一人。此外則皆屬男子。是以邸中不用管家婦。一切皆約翰

擔任之。雖然。此亦傳聞之辭。不稔其確乎否耳。

予曰。噫。苦哉約翰。彼殆辛勞甚矣。雖然。苟令彼偷半小時之閒。以與汝一見。或

尙能之。

少女曰。是亦須視彼之有無暇晷耳。

予問曰。汝心中亦愛彼否。

女曰。愛彼者非我也。

予又問曰。汝願爲王上效力否。

曰。願之。

曰。然則汝可往告約翰。約以明晚十句鐘時。遲諸城外第二記里碑之下。謂汝

當與之相見於彼也。並與偕歸。

女問曰。先生此舉。亦有傷害彼之意否。

予曰。彼若能謹遵予命而行。則斷不至有絲毫之傷害。雖然。少女乎。予所告汝

者。至此已足。汝其趣遵予言行事。並當謹緘汝口。勿謂王上曾經來此。

予言時。聲色稍形嚴厲。此乃待婦人女子之妙用也。旋又與以金餅數枚。此則

恩威並用。事更無不濟者。

餐畢。予仍裝束如前。達倫罕前導。出門跨馬而行。時雖已八鐘有半。而暮色未深。街上行人往來猶盛。既出城。始各縱轡。達倫罕問曰。彼約翰者。汝意殆欲擒之耶。

予曰。然。今者釣餌具矣。苟獲此魚。則於吾儕之事。必大有濟。

既而行抵達倫罕邸外之蔭路。馬蹄踐踏所鋪砂石。得得作聲。斗見薩巴德自門內疾衝而出。張手前迎。呼曰。噫。謝上帝。主上乃無恙。主上亦曾遇若曹否耶。予下馬問曰。所云若曹者。爲誰氏。

薩引吾儕至路側。俾勿爲御者所聞。言曰。少年。汝此後苟欲外出。至少必攜侍從六七人。以爲保衛。汝亦知吾儕同伴中有一修偉少年。其名爲伯尼斯敦者耶。

此人予固知之。乃一英美之少年。身材長短。略與予相彷彿。惟膚色則白而不紅。予因問薩巴德。彼伯尼斯敦者如何。

薩曰。彼今方臥於樓上寢室中。蓋其一臂。已爲槍彈所洞穿。

予駭曰。噫。胡至於此。

薩曰。彼當晚餐後。獨出散步。行於林樾中者。約一里許。正行時。斗見叢樹之下。伏壯漢三人。其一已舉槍擬之。彼出時。未攜軍械。徒手不能敵。乃反身疾奔而歸。然三人猶不之舍。自後發槍追擊之。彼一臂遂爲槍彈所中。乃復忍痛力奔。既至。未及入門。痛極而暈。幸已及邸前。彼輩始弗敢近。

薩言次。稍息。復曰。少年乎。此一彈者。其注意乃在汝耳。祇以夜色蒼茫中。乃至有誤。

予曰。然。此吾儕抵此後。第一次流血事也。

達倫罕曰。吾意此三人者。必出於六數無疑。惜彼少年不之識耳。

予乃謂大佐曰。予今夕之出。本非作無謂之閒遊。凡所佈置。少停當舉。以告汝。惟予心中所耿耿者。尙有一事。

薩曰。何如。

予答曰。予蒙盧國人士。加以榮寵者至矣。意必盡誅此六凶者。而後歸國。庶足

以藉報雅誼耳。薩聞言欣然與予握手。

第十三章

翌晨朝暾既上。予出至邸外叢樹中。踞一安樂椅。斜臥其中。一僕侍予側。爲予唱愛情之歌。正洋洋乎魂繞馥蘭公主之左右。斗聞蹄聲起處。一人自林樾中驟馬來。視之則六凶之一羅亨超也。既至。卽下騎趨至予前。口稱奉思德公命。願得請問。予乃屏退侍僕。命坐於予側。羅曰。吾觀主上似方沉沉於愛情中。然否。

予微笑曰。然。雖然。此特無傷生命之愛情耳。蓋羅亨超生平嘗屢有所眷。而往往中道捐棄。以薄倖聞於時。其情婦有因憂鬱而死者。予故爲是言以刺之。羅曰。甚善。蘭生狄爾君。今此間別無他人在！

言未畢。予突然自榻起坐。

羅曰。何事。

予曰。使者予當命侍衛爲汝牽馬至。俾汝速行。汝見主上而不識。稱謂之禮。則

我弟密恰爾固當別遣一知禮之使者來

羅毫不介意。徐以手套揮去其革靴之灰。答曰。汝尙欲作假面戲耶。是亦甚善。

我仍稱汝陛下可矣。誠以汝之爲人。略與我有相同處。故我頗愛汝也。

予曰。予惟介介以誠篤自矢。對於男子則守我信。對於女子則盡我敬。捨此而外。則予之爲人。或與汝有相同處耳。

羅聞言。目光炯炯。逼注予面。顯然含有怒意。予又問之曰。聞汝母已死。然耶。曰。然死矣。

曰。汝母有知。當感謝上帝。予言此時。聞羅亨超切齒詛予。聲雖絕微。願尙可辨。蓋羅亨超之母。亦因致憾於乃子之淫兇不道。鬱鬱以死。此事在盧人固罔弗知之者。時予不待其答言。卽又從而問之曰。汝云奉思德公命至此。究彼所命者何事。試言之。

羅驕蹇之氣。至此已略挫。答曰。思德公所命者。殊與我意不同。我請諸公爵。願奉陛下。一堅巨之繩。縊汝至死。而公爵則願以克郎百萬爲贈。並遣使一人。護

送汝出境。我之來。卽代達此意而已。羅言畢。而揚揚得意之狀。又顯然呈露。予答曰。設令二者之中。必欲予擇其一者。則予寧捨公爵之厚幣。而取足下之巨繩也。

羅曰。然則公爵所請者。汝不納耶。

予曰。是何待言。

羅至此。已全復其初來時驕矜活潑之狀態。笑謂予曰。我固早爲密恰爾言之。謂汝斷不納也。丈夫行事。固當如是。密恰爾可謂昧於知人。不識丈夫之懷抱者。

予聞言。不禁失笑。曰。然則汝固不愧爲知人者。

曰。惟其知之。故欲以縊人之巨繩。加諸汝頸耳。

曰。第恐汝壽太促。或不及見耳。雖然。姑舍是。汝家之獄囚若何矣。

曰。汝意謂盧！

予急曰。予意謂汝家所囚之人耳。

曰。噫。其名非陛下所樂聞。我幾忘之矣。今從陛下言。稱之曰我家囚。我家囚固尙生存無恙也。

言已起立。予亦從之。羅招御人牽馬至。出一金餅畀之。揮令去。馬立待於旁。羅攀鞍作欲登狀。忽又回顧予。其左手置於腰帶中。伸右手謂予曰。請握手爲別。予領之。握竟。予兩手反叉於背後。陡然間。羅左手忽起。其迅如電。則短刀一閃。已刺中予左肩。幸予閃避尙疾。否則刀鋒已深入予胸矣。予驚呼一聲。踉蹌倒退。時從臣輩均竚立於三十碼以外。趨援已弗及。羅則足不由鐙。一躍登馬背。超騰而去。其疾如矢。從臣輩有呼逐於其後者。亦有發槍以追擊之者。然呼圍無益。槍亦弗中。予則倒於榻上。流血如注。猶目灼灼視彼惡奴。直向叢林深處去也。迨衆人奔集於予四周。則予已昏然就暈。神智俱失。

予被昇入寢室。昏不知人者。歷時頗久。比醒時。已在暮夜。張目見達倫罕侍於榻側。予疲弱交至。倚枕無言。然達倫罕則殷殷然鼓予意興。謂予創不久可痊。外間亦平靜如故。且黑親王家人約翰。亦已中計就擒。現時尙拘留於邸內。最

奇者。則約翰被拘後。似亦不甚以其主爲念。揆情度理。似黑親王平時所最親。暱而寵信者。惟彼六凶。此外則絕少心腹也。

予聞言。良慰。頓覺別有希望。蓋予意中。無非欲藉約翰以探悉盧王之實況。倘約翰果無愛主之心。則更可資之爲內助。尤甚佳也。因立命取約翰至。俾予面質薩巴德押之入。令坐於予榻旁之椅上。約翰步顫身搖。意至悚懼。而予儕亦以甫經意外。不能無戒心。故薩巴德不令其過於卽近予。且時時以手槍擬之。至約翰入時。兩手並爲繩索所縛。此則予所弗許者。因立命釋之。

當予詳加盤詰之後。知約翰之爲人。懦弱有餘。而兇惡不足。其在藩邸中奔走將命。半惕於黑親王之威勢。半亦爲乃弟麥克華所逼脅。而非真有愛戴其主之念也。予因是許以保護。啗以重金。令將盧君主被陷情形。一一告我。約翰雖不若六凶之共與祕謀。然就邸中所聞見者述之。亦頗具梗概。

其言曰。聖旦寨中。其下有一祕密之地窖。乃就石鑿成之小室二間。當懸橋之末端。有石梯一。由此石梯而行。卽可達於此二室。室分內外二間。其外間黑暗。

無窗。惟燃燭恆弗絕。其內間則有一方窗。臨濠而闕。外間室內。恆派三凶駐守之。無間晝夜。思德公曾預傳訓令。設外間被攻。三凶務當盡力拒守。倘至力已不支。勢將垂破。則三凶之中。以二人勉力支持於外間。而以一入疾入內間。不用兵器。致盧王於死。至其致死盧王之法。則先用一鐵練緊纏其身。俾二臂緊貼腰脇。不能外伸。然後力搯其咽喉。使之氣絕而身死。其所以先用鐵練纏之者。則亦有故。蓋此內間之方窗外。預安置一泥製之巨管。管口承於窗口。作啣接狀。故室中雖有此窗。亦並不能納一絲之光線。而管之彼一端。則通至窗外之濠溝。與溝面相啣接。是管者。上起於窗口。下及於濠溝。中間並無絲毫罅隙。至其圍圓。則其內足容一人許。俟盧王死後。卽以沉重之物。繫諸其身。然後昇之。至方窗前。納其二足於管口。推之使下。又恐死者二臂外突。則不免橫擱於泥管之中。故預用鐵練緊縛其身。俾不能外伸。於是而一國巍巍之君主。神鬼不驚。風聲不露。而已沉沒於二十尺深之濠溝下矣。事畢。則此謀害盧王者。向外間傳一口號。卽亦束身潛入管中。由水逸去。其在外間之二凶。聞口號後。

則亦乘機覩便。逃入內間。既入。立扃其門。然後亦相率自管中入水。游泳而登彼岸。倘見時勢已迫。大局可虞。則立報思德公。相與出亡。以保全生命。否則三凶登岸後。再行號召其衆。復返寨中。協力以捕攻者。此直如甕中捉鼈。百不失一。思德公所定處置盧王之計如此。然必待萬不得已之時始用之。蓋思德公之意。必欲先殺君（指予）而後再殺盧王也。

約翰所述。初頗草草。經予再三加以詰問。而後其情節始全。蓋以上所敘之計畫。乃思德公預備吾儕以少數人入劫。短兵相接之後。彼輩力不能支。則擬用之。假使予用國王之名義。調集大隊兵馬。以圍攻聖旦寨。則聲勢既盛。彼輩亦自知不敵。即亦不復抗拒。惟潛殺盧王。自管投屍於水底。以滅其跡。然後就六凶之中。選一人以補盧王之缺。佯爲被罪而拘於寤室中者。迨官兵之搜捕者至。其人即大聲呼冤。哀求釋放。吾儕自必召密恰爾問故。密恰爾則謂此人以無禮於邸中某貴婦之故。開罪於彼。彼乃禁之寤室。以示懲儆。此舉誠不免太過。然彼既身爲一邸之主。則禁錮懲戒之權。亦爲彼所應有。吾儕固不得而罪

之。且彼更可藉此飾詞。謂近聞外間蠻語頻傳。言聖旦寨中被禁之人。頗關重要。吾方深恨無以自明。今幸得王師親臨。立發此覆。正可藉是以塞悠悠之口。而此冤亦不辯自明云云。彼作是言。試思更將何辭以相詰難。是匪特無以證其罪而誅之。卽其富貴功名。亦依然得而常保焉。

予坐臥榻中。聞約翰述畢。不覺驚嘆失聲。薩巴德與達倫罕。亦復相顧愕眙。不能作語。蓋旣驚其立心之兇殘。而又嘆其設計之狡獪也。由是以言。則無論吾儕以禮以兵。或明戰。或暗取。而盧王之生命。則未及吾儕之近其身。而先盡矣。卽使吾儕能勝密恰爾。然亦不能證其罪而懲罰之。蓋欲證明密恰爾之罪。卽不能不先證明予身之罪。事至難也。如或姑事遷延。仍擁此王位。然久而久之。予與密恰爾終必有最後之一戰。密恰爾之處境。似有百勝而無一敗。敗之至。仍不失爲思德公。勝之至。則予與盧王之生命。並不可保。而王冕終落其掌中。言念及此。予爲之血脈憤興。心跳不已。無奈問曰。然則此等事。王上亦自知之否。

約翰答曰。窗外所設之水管。乃吾與我弟麥克華。奉羅亨超之命而爲之。是日適當羅亨超值監守王上之差。王上問以安置此管何意。羅揚揚然作得意之態。對曰。此爲改良之雅谷梯。雅谷梯者。卽上天梯之別名也。陛下當稔知之。蓋吾儕欲奉陛下登天。願登天而循恆徑。則無以表尊崇陛下之心。此改良雅谷梯之所以設也。願陛下多引一觥。用以自賀。言已鞠躬。狂笑不止。雖王上心雄膽壯。不失哀爾甫褒氏之風。然當時聞此狂言。其心中之難堪。固不可不言而喻者。

約翰言已。予命達倫罕導之入室。暫留之邸中。臨行。予謂之曰。設此間有人問汝。以此事之底蘊。汝但含糊應之。不可漏洩。倘汝在此達倫罕邸中。微露風聲。謂盧君主被禁於聖旦寨者。則予所許種種之利益。一概取消。尙不足以贖汝洩言之罪。蓋予將殺汝如殺一狗也。

約翰既退。予目視薩巴德。嘆曰。噫。難矣哉。

薩亦搖其頰白之首。而嘆曰。事誠難矣。恐明年今日。汝尙爲盧國之王耳。言已。

斷斷然詛咒密恰爾不已。

予以首就枕。謂曰。欲救王上生還。惟有盼望二事。其一則聖旦寨中或起有內訌。同室操戈。而有作吾儕之內應者。此事或可圖也。

薩曰。此著汝可無望。敢問其次。

予曰。其次則期諸從天而降之飛將軍耳。

第十四章

予被羅亨超行刺一事。特隱祕之。但託言行獵時。誤被矛傷。又令公家文牘。及官報登載。故甚其辭。謂王上此傷。頗非輕。可以是全國人心。甚爲激擾。遂有三事因之而起。一則入內侍疾者。止一少年醫生。此醫生乃達倫罕之至友。故不妨與聞祕密。此外思德城內之官醫。皆紛紛奏請入侍。予則一概謝却之。因是不免皆懷怨望。一則馥蘭公主聞警後。立欲親馳至此。以看視予。予雖傳命不可輕動。並有史叨根再三勸阻。而公主皆弗聽。史叨根不得已遣軍隊護之行。此則予中心所竊喜。而又以之自負者也。一則思德公但知予被創。創之輕重。

彼固不得而知。及見公牘及報章所載。又揆諸予目前之一無舉動。遂以爲予病果不輕。釋然於懷。而一切戒備亦因而少弛。此節予得諸約翰之報告而知之。蓋予因久拘約翰非計。不如縱之歸。令作內應。雖人心叵測。未可深恃。然亦不妨姑試爲之。約翰返邸。羅亨超謂其以溺於愛情故。竟夜不歸。殊乖邸中之制度。因重笞之。約翰大恨。懇諸密恰爾。密恰爾亦不之恤。且痛詈之。謂其罪由自取。約翰於是以恨羅之心。恨密恰爾。益堅其背主之心。而爲吾儕所用已。馥蘭公主既至。見予傷勢甚輕。則蹶然喜出望外。惟因予僞託傷重。并所愛者之前。亦不肯少露。則愠然作驕嗔不已。予是時如將入地獄之囚。忽爾得與女天使一見。其欣幸爲何如。計予此次與公主盤桓。刻不相離者。凡二永日。過此二永日後。卽聞密恰爾託名行獵。部勒人馬。予知爭戰之時期又近矣。翌日。接約翰密報。知盧君主日就憔悴。蓋禁閉既久。體力自虧。若再遷延。則生命且不保。因此予與薩達二人密議。無論事之成敗。斷不能坐視巍巍君主。幽斃於地窖之中。決計冒險一擊。聊當小試。而同時大元帥史叻根。又以舉行婚

禮事一再敦迫。謂必定期以慰民望。予雖設辭峻拒。然往聖旦案一試之心。因是而益決。今者事後追思。則予當日之獨斷獨行。拒諫不從之氣概。實有類於病狂。薩巴德嘗謂予。哀爾甫褒氏傳代以來。所有專制之君。予實可推爲巨擘。蓋予是時一志於救出盧王。登之寶位。俾己身得以早卸仔肩。是以鴻毛軀命。匪險不蹈。廷臣始猶進諫。既而見予愎諫自用。一不之納。則亦相率緘口。委諸天命而已。

予既與馥蘭公主共處二日。至第三夜。予扶送公主入室安寢後。卽返己室更衣。忽忽而出。見薩達二人率同六壯士。並牽馬匹。竚待於門外。薩巴德所乘之馬上。並攜有長索一巨捆。予則備有短棍一長刀一。各跨馬出邸。捨城市弗走。繞道向冷僻處而行。一小時後。已徐徐上聖旦山。距寨漸近。是夜天色殊昏黑。雲霧蔽天。兼有暴風雨。當予僂上山坡時。烈風撲面。林木咸振。振如虎吼。既而行抵一叢林茂草之處。距寨約有一英里之四分之一。予乃命同來之六壯士。各牽其馬匿於叢樹中。薩巴德備有警笛一。設遇危險。則就口一吹。彼六人者。卽

可聞聲奔至予心中深望密恰爾尙以予爲淹滯牀席而不加防備。則事乃至佳。否則殊不易下手。此望似屬不虛。蓋予與薩達二人一路前進。直抵山巔。初未逢意外之危險。俄而吾儕已行抵溝岸。岸爲一寬平之馬路。立而下窺。則卽圍繞於聖旦老寨之濠溝。岸旁有大樹一株。巍然兀峙。薩巴德卽取攜來之長索。緊緊繫樹間。予則脫去革靴。以螺旋插入勃蘭地瓶之瓶塞。以便需飲時。隨時可拔塞而傾。復拔刀出鞘。插諸身畔。口中則啣一短棍。邁步而前。與二友一握手。旋卽攀長索墜空而下。予蓋欲入水渡濠。往探彼所謂升天梯者也。

是夜風聲雖猛。幸日間尙晴暖。故濠水初不甚寒。予旣入濠中。卽極力游泳。仰視聖旦寨之城壁。巍然上躡層霄。陰森可怖。予卽繞壁而迥。遙向前望。則三碼以外。卽昏黑不能見物。予心中自慶。今日此來。當不至爲敵人所見。再望舊寨後之新宮城。則燈燭輝煌。光明如白晝。又時時聞歡呼笑樂之聲。予察其聲。知爲羅亨超所發。方當酒酣耳熱之餘。故興高采烈若此。予且迥且思。設約翰所言非謬。則予是時。必已近彼寤室之方窗矣。因是迥行稍緩。時時窺探。瞥覩前

面黑暗中。有一物突現。審之。則卽裝於窗外之巨管也。上接窗口。下及濠溝。作斜削形。管之粗巨。約有一抱許。予方泅近管前。瞥舉首見管之後。更有一物。是物直足使予跳盪之心脈。頓爲之停滯。蓋非他。乃一小船之脣。突出於管之彼一面也。予引耳細聽。則聞有窸窣之聲。出自船中。似有人移動其坐位者。其人殆必奉密恰爾命。棹舟來此。以守護上天梯者。顧其人爲誰。醒耶睡耶。予亦不得而知。乃探取懷中利刃。並漸漸移近城壁下。則覺足下有底。可容站立。此蓋聖旦塞垣之基礎。外伸約十五寸。大類一暗礁。予卽立足其間。自肘腋以上。均露於水外。於是作蹲伏形。從管底向彼面一窺。此管裝置之形式。本屬斜削。故其下成一尖角形之空隙。足令予就而窺視。舟中人亦不之覺也。

舟中坐一人。其旁置一光明閃爍之來福槍。是明明爲守卒矣。顧乃靜坐不動。細聽之。則鼻息咻咻。其聲沉酣。噫。其人蓋已入夢矣。予乃踞於石基。由管底探首於外。及予面距彼面不及二英尺而止。見其人身材頗壯偉。貌亦凶獮。蓋卽約翰之弟麥克華也。予心中暗忖。此時乘彼酣睡。突刺殺之。特一舉手之勞耳。

雖曰不武。然爲盧君主生命所關。亦不容拘泥小節。因卽自管下輕輕起立。及於船側。一手緊握利刃。直指其咽喉。方舉刀欲下。而麥克華遽醒。目張體動。一手疾握身旁之來福槍。然未及躍起。而予刃已直入其頸。抗拒呼援。並皆無及。而麥克華已矣。正在此時。忽有聲起。自對岸宮城中。直傳入予耳鼓。予大驚。審之。始知爲男女相悅之情歌。數聲同唱。響遏行雲。

予身離小舟。復返至上天梯之側。麥屍則仍赫然橫臥於小舟之上。予亦聽之不暇顧及。蓋深知時勢迫促。不能久延。其寨中守護此管者。必不止麥克華一人。萬一更替之人一至。予卽不能存身。於事大不便。因此急急復返至管側。自水面起。至設置管口之城垣止。上下審察。則非第管身完固而堅牢。卽管口黏貼之方窗。亦全無隙縫。自外觀之。直以爲此管生根於城垣之中。而斷不疑其內有窗牖在也。予乃踞於石基之上。就此管底面細細審察。始見管口之下。有一絲之光明。微微外透。予至此中心乃突然跳盪不已。暗忖此光明者。必係窖中之燭光。卽王上被幽之所。約翰所謂二室中之內間者是也。予試以肩承管。

盡力搖撼久之。則管口下之微隙。僅僅放闕少許。然僅能以毫釐言。而不能以分寸計。因亦卽止而不搨。蓋恐窗內或有防守之人。設爲所覺。則事反因之決裂。

俄而果聞窾內有人聲。聲至麤厲。其言曰。陛下。我與陛下相伴久。今且告別。俾陛下得獨尋好夢。然此區區飾物。必當加諸陛下之王體。而後臣始克與辭也。此人音吐。帶有英吉利口氣。予一聽而知其爲達德嘉。至所云飾物者。則又不知而。知其爲桎梏類耳。

達又曰。陛下尙有何言。今請及臣未行之際。卽以見示。

於是聞有一孱弱如病人之音吐。言曰。汝其爲我哀懇我弟。請彼及早致我於死。蓋我今日之身。直如寸寸斷裂。積久乃死。較之刀鋸鼎鑊之速亡。其苦乃百倍。發此言者。自係盧太子。其聲情雖變。而其音則尙宛然可辨。達作鄙夷之聲。對曰。公爵今日尙未欲取汝生命。待其欲取時。則陛下固有特別登天之路。此卽公爵所以示優異於陛下者。陛下又何憾焉。別矣。詰朝相見。願陛下晚安。

於是燭光驟滅。而轟然一聲。門亦下扃矣。窖中嗚咽之聲亦旋起。予雖欲作一言。爲隔垣之慰藉。顧又慮吾言一出。盧太子聞聲駭起。或至驚動防守之人。則事反不妙。不得已忍心別去。潛向小舟。冀移去麥克華之屍。以滅形迹。既登舟。卽輕輕解纜。掉槳而行。幸是夜風聲怒吼。不聞款乃之聲。予復極力掉舟。舟行甚速。直向我友佇待之處。頃之。已抵懸繩所在。未及停舟。斗聞背後有長嘯聲。起於濠上。

旋聞一人呼曰。咄。麥克華。

予急低喚薩巴德。薩聞。卽取繩垂下。予乃繫麥克華之屍於繩端。而已身則先攀緣而上。

既登。低語薩曰。今不暇談他話。汝可速收懸繩。並亦發長嘯聲。以召我衆。於是薩巴德將麥尸曳起。甫及於岸。陡又聞有跨馬者。自聖旦寨前之大道。疾馳而來。吾儕視之。尙可辨。跨馬者厥數凡三。而彼等則未見吾儕。以吾儕均立而不騎故也。然我六壯士之伏於叢樹中者。一聞長嘯。卽羣發一狂喊聲。跨馬

出

突聞彼衆中有人呼曰。噫。遇魔鬼矣。願天光又太暗。奈何。

予知此呼者爲羅亨超。不一瞬間。而槍彈聲已猝發。是必我六壯士已與之相遇也。

予因疾起奔赴之。而薩達亦追逐於予後。

又聞羅亨超呼曰。疾刺疾刺。予辨其聲。知其已跨馬馳出衆人之先。旋聞有人發一呻吟聲。既而呼曰。羅亨超。我其已矣。彼輩以二敵一。汝宜善自戒備。

予手執一短棍。正前進間。瞥視有一馬向予馳至。馬上雖坐一人。然已俯身而伏於馬背。

羅亨超呼曰。夏斯旦。汝彼創耶。

夏斯旦不答。而予已一躍至羅亨超之馬前。呼曰。惡賊。今日汝其盡於予手矣。蓋我六壯士是時方追逐於其後。而羅手中則僅持一劍。予與薩達二人。又同時奔至其前。設我六壯士更能進逼稍近。覲準而銃擊之。則羅雖不死。亦必降。

矣。予又呼之曰：惡賊！今日汝其與予一決。羅警視予，亦驚呼曰：噫！是俳優也。即持劍力劈予棍，棍立斷爲二。予知勢迫，將反爲所制，不得已跳避之。羅卽疾刺其馬，向路側而奔。一回顧問，則已飛馳至濠側。奮身一躍，已入濠中矣。噫！斯人猛悍，至是真魔鬼也。六壯士追至濠前，火槍齊發，彈如雨集。苟是夜有一線之月光，則羅命必盡。乃當此黑暗之中，發槍盲射，百不一中。須臾，彼已泅過於聖旦寨之角。吾儕遂不復覩之。

薩巴德恨恨曰：是人殆真有魔鬼附其身也。予曰：今日不能制彼凶之命，誠憾事也。顧頃被吾儕擊斃之二人，究爲誰何者？審視之下，始知爲勞恩該與夏斯旦，並攤臥於地，已無生氣。予念事已至此，勢不能復圖隱祕，乃舉勞戛及麥克華之屍，同投諸濠內，而吾儕則會合一處，下山而行。是役也，我六壯士中之殞命者，亦三人，皆豪勇之丈夫，良可悼惜。於是共昇三人之屍，同返達倫罕邸。旣傷逝者，而又以今夕之戰，羅亨超仍佔勝勢，且予被面呼爲俳優，其辱尤甚，恨何如也。

第十五章

盧烈達尼亞之風俗人情。與他國不同。否則吾儕是夜之決鬪。及決鬪後互傷多命之事。決不能免公衆之注意。蓋盧國上流社會中。亦常常有決鬪事。且爲人長上者。與人有私鬪。則其子弟門客。亦復彼此尋仇。轉輾不已。而人亦泛常視之。恬不爲怪。然是夜之事。風聲所播。究有所不便。且此已死之三壯士。其家屬親戚。咸來問訊。勢不能過事隱飾。予因是頒佈一嚴厲之諭旨。由首相爲予起草。略謂國中決鬪之風。至今日而達於極度。若不禁止。其害將伊於胡底。自茲以後。苟非有最嚴重之情事。則一概不准決鬪。違者並當治罪云。此諭既出。予又遣使者赴黑親王邸。向之道歉。黑親王亦以恭敬謙抑之辭相報。惟此後既不能顯然一鬪。則援救盧王之舉。卽不能不因而延緩。然一延緩而盧王之生命。或不及待而已。瘐死於地窖之中。亦正意中事。顧一時之間。終不能不暫停爭戰。予居達倫罕邸。度日如年。所聊堪自慰者。則與馥蘭公主朝夕盤桓而已。公主對於予禁止決鬪之諭旨。稱道弗絕於口。且謂既有此諭旨。則曷不并

此習而一概禁止之。何尙有（苟非有最嚴重情事）一語耶。予微笑答之曰。待吾儕嘉禮告成後。則予當一概禁絕之耳。

自暫時休戰之後。聖旦城中。果起有一種奇特之效驗。蓋城中彷彿成爲一中立地。兩造之人。在日間皆得安然往來。而不虞有危險。願但云日間者。以夜色既上之後。則行道者之安危。卽不可料耳。一日。予與馥蘭公主及薩巴德跨馬出遊。歷途頗遠。行次。遇一容貌威重之人。駕一雙馬車而至。一見予。卽停車躍下。趨前鞠躬。予識其人。乃思德城之警政大臣也。啓予曰。陛下所頒禁止決鬪之諭旨。臣等已謹敬奉行。近方派人嚴密偵察。勿使再有此等事。予竊念斯人若在聖旦。殊於吾儕事。多所不便。蓋彼之奉行愈謹。則其足以梗吾儕之事者。亦愈甚。予因問之曰。然則卿此來。卽爲是事耶。

曰。然惟尙有他故。蓋意在報英公使之命耳。

予作不經意之狀。問曰。英公使以何事相煩。令卿至此。

曰。彼有一同國少年。亦貴介裔。近忽失蹤。此少年之親友。不接其音問者。已二。

公主聞言。初不介意。予則不敢睨薩巴德之面。惟再問警務大臣曰。所謂理由者如何。

曰。少年有一友在巴黎。厥名喬治。曾報告臣等。謂少年或嘗一至聖旦。亦未可知。及詢諸鐵路員役。則亦謂嘗一覩斯人之名字。標記於行李之上云。

予問曰。此少年之名爲何。

曰。名蘭生狄爾。予見其述此名時。淡然曾不爲意。旋又向公主一視。低語予曰。據稱此少年之來。大約爲追隨一婦人。陛下亦嘗聞毛氏婦婉英之名否。

予頷首曰。斯婦之名。固嘗聞之。予言時。不覺移目而注於聖旦案。

警察大臣曰。斯婦之蒞止我國。與蘭生狄爾蓋同在一時。大臣言時。目視予。作欲言不語狀。予知其意。卽願謂薩大佐曰。薩巴德。予與警務大臣尙有所言。汝其護公主先行數武。何如。旣而予問警務大臣曰。卿有何言。試爲予陳之。

警務大臣乃逼近予前。予則從馬上偃身聽之。彼低語曰。吾意彼英國少年。或

鍾情斯婦耳。屈計少年蹤跡不見。音問不通者。二閱月於茲矣。時亦移目而注於聖旦。秦。

予悄然謂曰。然斯婦固在彼也。然彼英國少年。則予意其未必在彼。彼英國少年何名乎。噫。汝固嘗告我矣。彼名蘭生狄爾。然耶。

曰。然。特臣意思德公之爲人。固不樂有爲之敵者。彼蘭氏少年。殆公爵愛情之敵也。陛下以爲然乎。

予以誠懇之聲色。答曰。汝言良然。或有中也。特汝言外之意。所關綦重。汝乃具有此膽略耶。

警務大臣急展其雙手。向予作請罪狀。予止之。旋附其耳低語曰。此事關係重大。汝其回思德！

語未畢。警務大臣僂曰。設臣於此間得有端緒者。則如何。

曰。汝其卽回思德。告英公使。謂汝已查有端倪。惟必須暫緩一二星期。方能見覆。此一二星期中。令彼不可時來敦促。予在此間。自能躬自料理此事。俾汝屈

時得以報英公使命耳。

曰。英公使近。乃焦躁甚。敦促之辭。幾於無日無之。

曰。汝必須多方寬慰之。以緩其敦促。而後可。蓋彼少年之失蹤。設果與此中有關。予言時。以手遙指聖旦寨。續曰。吾儕於此事之行動。必須兢兢致慎。萬不可稍涉於輕躁。致令王室蒙羞。爲萬國所騰笑。汝今夜其過歸思德。毋庸猶豫。

警務大臣唯唯。遵命而去。予意爲之稍舒。卽策馬前進。至公主所待之處。公主問曰。陛下之事已了耶。

予曰。了矣。且甚滿意。吾儕可過返矣。蓋此間與思德公之第宅。相去已密邇也。吾儕是時。已行及聖旦城之極端。再進。卽登山而達於藩邸。吾儕立馬瞻望城寨。見其形勢崇高而宏麗。相與嘆羨。正是時。忽覩有舉殯而前行者。素車白馬。徐徐下山。薩巴德急言曰。吾儕可以返矣。

公主不從。曰。少待。吾欲一觀之。予聞言。急引韁至公主之側。與公主並轡而立。舉殯者漸近。觀之。漸晰。前導者爲跨馬之僕人。二。身衣黑色之制服。而附以百。

帶。其後卽爲靈輜。以四馬引之。輜上置輓。覆以黑布。再後更有跨馬者一人。身衣素服。持冠於手。薩巴德亦脫其帽。予與公主則立馬以待。公主緊依予側。以手加予臂而問曰。此亡者殆卽決鬪而死者之一歟。予以手揮御者。命之曰。汝其策馬登山。試詢彼亡者爲誰。御者如命。至二僕之前。繼又見其前進至棺車之後。與彼身衣素服者。相語移時。

薩巴德低語予曰。此人卽羅亨超也。

薩言果不謬。予見其以手揮舉殯者。令暫止山坡。已則策馬向坡下。面目間何露戚容。旣至予前。卽肅然行一禮。而一瞬間。陡又向予作微笑。予亦以微笑報之。蓋薩巴德見其至。卽伸手入左手衣袋中。有所撫觸。至袋中何物。撫之何故。則予與羅亨超並皆默喻。此所以相視一笑也。

羅曰。聞陛下欲叩此死者何人。此人乃我良友勞恩該也。

予曰。悼汝良友之深。殆莫有過於予者。昨予所頒諭旨。卽爲明證。予深冀我盧

國人民均能恪遵此諭旨。

公主柔聲而嘆曰。可憐哉。此逝世之人。羅亨超聞言。卽目灼灼注視公主。公主面頓頰。予是時設非爲大勢所迫。則斷不容此奴平視予所愛之人。然此奴竟敢於容色之間。顯露其愛慕之意。亦狂肆極矣。旣而謂予曰。陛下所諭誠足令人感激。臣雖深悼亡友。然生死乃事之常。雖富有人國者。亦所不免耳。

此奴之言殊可惡。予無如之何。惟聞薩巴德隱隱咒罵之。予遂更問以他語曰。我弟何如矣。病體已少愈否。

曰。已少愈。

予佯爲喜色曰。予甚欣慰。

曰。公爵俟康復後。卽當啓程赴思德矣。

予曰。然則我弟近方在養攝中耳。

曰。此間尙有一二小煩惱。彼亦急欲了之也。

公主曰。我深望此小煩惱者。不久亦卽脫離之。汝歸時。其爲我致此誠意於公。

爵之前

羅亨超曰。公主之所望者。正微臣之所望也。言時。目視公主。全無畏敬之意。公主又不覺紅暈上頰。

予卽向之頷首示別。羅亦鞠躬勒馬而回。手揮送喪者令前進。予是時陡萌一念。輒復策馬從其後。羅覺之。突勒馬回立。若恐予傷害之者。夫在此亡友之前。當貴女之目。而彼猶恐予暗擊之。是真小人也已。

予謂之曰。前夕之戰。汝真不愧爲勇士。勇士乎。汝年尙少。脫汝能以彼寨中囚生致於予者。則在汝。或且有益。

羅目視予。作訕笑狀。顧忽又策馬近予。謂曰。汝毋恐。汝家薩巴德。囊中固有手槍。在不難於轉胸間結果我命也。

予曰。予何恐。予豈畏汝暗殺者。

曰。且勿語此。噫。前者思德公之所陳請。我旣達諸汝前矣。惟我！予截其辭曰。彼所陳請。予一字不欲聞也。

曰。然則我之所陳請。汝願聞之否。羅言至此。忽低聲若耳語曰。汝以後可放膽以攻聖旦寨。卽令薩巴德達倫罕二人爲之前敵。

予曰。如何。試進言之。

曰。攻寨之時間。汝可與我先行約定。

予啞然失笑。應曰。唯汝誠君子。予自當信汝耳。

曰。毋然。我非戲言也。密恰爾之命不可留。薩達二人之命亦不可留。

予曰。如何。試再進言之。

曰。微特密恰爾及薩達二人之命不可留。卽汝所謂寨中囚者。其命亦不可留。此囚之歸宿。固自有！

予卽代爲之續曰。固自有上天梯在。然歟。

羅曰。噫。汝已知之耶。則亦甚善。待衆人皆死。而我與汝獨存。羅言至此。稍息。已而曰。汝仍不失爲盧國之王。且擁有豔絕人寰之公主。其快樂爲何如耶。而我則惟願汝弗忘舊德。於願已足。無他求也。

予方欲斥之。旋復改口問之曰。然則汝竟樂於背主耶。

羅聞言。卽痛詆密恰爾不止。至詈爲雜種。旣而傾誠語予曰。密恰爾之行事。近乃大不便於我。彼一畜類耳。而其嫉妒尤甚。昨日宵中。我刃幾洞穿其胸背。

予息心靜氣而叩之曰。得勿爲婦女事耶。

羅頷首曰。然且此婦絕風騷。殊可人意。雖然。汝亦嘗一見之。

予曰。唯得毋予當日赴飲園亭。而汝友紛紛跌仆於茶桌下之夕耶。

羅曰。彼杜高德與達德嘉。乃無用之怯夫耳。我深恨當日未曾躬與其事。

予曰。姑舍是。第問汝所云不便者。得勿汝與彼婦之事。思德公起而干涉之耶。

羅沉思而答曰。否。非若是也。起而干涉之者。乃我耳。

予曰。殆彼婦則傾心於公爵。而不願從汝。然歟。

羅嘆曰。然彼粲者姝。何一愚至此。今別矣。願汝深思我言。毋失此機。

予亦返騎。自念生平所遇惡人。亦不止一羅亨超。而如羅亨超者。我見亦罕矣。

公主謂予曰。彼誠可稱爲一美少年也。

賞鑒誠與予同。然此奴容色之間頗失敬於公主。而公主猶稱

則此奴之美。洵不可及。然其惡亦斷非人所及也。

吾儕既返達倫罕邸。甫及門下馬。卽有侍僕呈一緘於予。予視之。緘外不着一字。乃問曰。此信確爲寄予無誤耶。

曰。然。頃有一奚奴賣之來此。

予啓讀之。其書曰。

約翰爲我致此書於汝。我昔日嘗效微勞。汝當省記。倘汝能仰體上天之意。而又不失爲丈夫者。趣來救拔我於羣兇之窟宅中。

書末綴一婉字。予授之薩巴德。薩閱竟微哂曰。孰令彼自投於此窟宅中耶。自貽之戚。夫復何言。

然予意則終憐憫婉英。而思有以救拔之。

第十六章

予既出遊。且與羅亨超遇於山下。是以詭稱病創之計。已不復能行。而聖且秦

中所受之影響亦已顯然可見。蓋秦中人已不復外出。予從人之經其地者。咸歸稱秦中。日夕戒嚴。卽黑親王亦時時巡行於城垣之上。而不復稱病。然既不奏請入覲。又不請予過從。是明明已露挑戰之意矣。予此時既不能救援。盧君主復不能拔出。毛氏婦日復一日。尤爲焦灼。且更有種種爲難之問題。重疊而至。則予之親友。既以予失蹤而搜求甚急。而思德人。又以予久出不歸。漸生怨謗。猶幸馥蘭公主亦在聖旦。民心尙不至大怫。以故予雖明知聖旦爲險地。而不能不姑留公主。藉以止謗。其最難堪者。則盧俗文定之禮。與結婚等重。予雖與公主已有約言。而此禮則尙未行。大元帥與首相二人俯察輿論。知此禮斷不可緩。遂堅請予及早定期。以慰民望。彼二人之進此議。故乘公主在場之時。予既當公主前。卽不得不允。因定期於二月後。在思德城大禮拜堂行文定禮。此消息一傳。民心大慰。歡頌之聲。幾遍及於深山窮谷。其不樂者。惟密恰爾及其黨人耳。然予則因是種種問題。更不得不急急營救。盧王俾予身得及早卸責。又以約翰來言。盧王病體日就支離。二足已不能移動。約翰嘗親見之。

因是而冒險一試之計。謀蓋不容稍緩。

蓋約翰受予重賂。且每來必囊金而去。以故畏死之心。不敵其貪利之心。雖以黑親王之兇殘。而彼乘間輒一至。以寨中事報告於予。當予文定期宣佈後之第三日。約翰又至。據稱此信傳至聖旦寨時。適逢黑親王與毛氏婦婉英。及羅亨超。晤對於一室。黑親王聞之。其面容之黑。驟增數倍。而羅亨超又故以言挑其怒。並向毛氏婦婉英道賀。謂彼愛情之仇敵。自後可無虞矣。黑親王怒極。至撫佩劍之柄以脅羅。而羅則坦然不之顧。迨再三迫之速退。羅又請與婉英握手。握時。其狀又若不勝恩愛者。然後始徐徐退出。至於盧王之病。則黑親王亦深恐其遽死。因往思德城延請一醫。醫診畢而出。面如死灰。蓋恐黑親王殺之。以爲滅口計。於是苦苦求歸。請願立誓不洩一言於外。然黑親王則強留之。謂目前尙不欲盧王遽死。倘醫者能暫延其命。則醫者之命亦決不加傷害。旣而又從醫者之請。令婉英入窰。操看護之役。然每逢婉英在窰時。黑親王恆令達德嘉監守盧王。而嚴禁羅亨超擅入云。

約翰報告既畢。囊金欲行。予囑其轉告婉英。令在盧王之前。乘機寬譬。俾毋失望。誠以失望之足以速人死。尤甚於疾病也。予言時。忽憶及黑親王之門客中。麥克華已死。而六凶之中。又去其二。遂問曰。今者彼所派監守盧王者。尙有幾人耶。

曰。日間則爲達德嘉波蘇尼。夜間則以羅亨超杜高德更替之。

曰。若是則彼監守盧王左右者。止二人耳。

曰。然。惟彼退值之二人。亦仍止宿於樓上一祕室中。此室適當窰室之頂。相去密邇。苟倉卒變起。則聞聲即可赴助也。

予曰。此室予乃未之前聞。然則與窰室亦可相通否。

曰。否。自此室出。必須下一短梯。更出懸橋近側之門。而後得及於窰室。然則此門夜中亦下鎖否。

曰。下鎖。惟彼四人者。各持有一鑰耳。

予復低聲問曰。彼窰室之門。卽汝向所謂二間中之外間者。誰操其鑰耶。

曰此門乃一鐵柵司其鑰者。我意惟達德嘉興羅亨超耳。

予又問曰。然則思德公居於何所。

曰彼居於新宮城。試立於懸橋而望。則其室正臨於橋之左。

曰毛氏婦婉英居於何所。

曰彼所居適與公爵之室相對。乃在橋之右也。惟每夕俟彼入室後。其門卽自

外鍵之。

曰是直與幽禁無異矣。

曰誠然。

曰其中恐別有故耳。

曰殆或有之。

曰是必由公爵操其鑰矣。

曰然。且聖旦寨之懸橋。每晚當抽回新宮城以後。亦由公爵親操其鑰。是以不奉公爵之允准。則此鑰不可得。卽此橋不能復駕於濠間。又此懸橋。與尋常者

不同。其在舊寨。則可將全橋懸空拽起。其在宮城。則可將全橋平抽而回。以橋下又設置小輪故也。

予曰。汝所居又在何所。

曰。小人與餘僕五名。每夜值宿於新宮城之門廳中。曰。宿處亦備有軍械否。

曰。五人者。惟各備一長戈而已。至於火器。則皆無有。以公爵未敢信任之耳。

予至此。而心中所計已決。遂謂之曰。予本日已許汝二萬克郎。汝明日之夜。倘

更能如予命以行事者。則當益汝以三萬克郎。惟予先須問汝。彼僕役輩亦知

害中因爲何等人否。

曰。否。彼輩不過知其爲公爵之私仇而已。

曰。彼輩亦疑及予非真君主否。

曰。否。彼輩安從疑及於此。

曰。是則甚佳。汝歸後。可俟至夜半二句鐘。潛起將新宮城之前門。私行開放。但

謹誌之。慎勿有一秒鐘之或誤。

曰。詎君將於。是時。蒞止耶。

曰。此汝毋庸置問。詎須遵命而行事。可矣。設此前門之鑰。亦由密恰爾親操之者。則汝於臨晚時。可虛鑰其門。而詭告以此門已鍵。一切皆須隨機應變。毋債予事。此卽予之所以洩汝者也。

曰。小人既啓門後。可卽由門逃去否耶。

曰。一任汝由門逃去。不汝禁也。惟尙有一事託汝。汝其爲予致此箋於毛氏婉英。囑其俯念予儕性命所關。務當照書行事。慎勿稍違。噫。此箋予以法國文字書之。汝殆不能讀也。

約翰果對。眈然。然其肢體。已震顛欲仆矣。予雖明知其無膽。不足有爲。顧爲時勢所迫。不得不冒險託之。

約翰既去。予卽以所定計。告諸薩巴德。與達倫罕。而強以必從。予計非他。乃欲令薩巴德。親統勁卒一隊。乘夜潛行。直抵新宮城之門。蟬伏以待。但須慎密。勿爲密恰爾事前知覺。迨至二句鐘之時間一到。約翰起而啓門。則立率所部一

衝而入。倘宮中僕役有敢起而反抗者。則可一一擒捕之。同時當有一女子高呼救命之聲。起於懸橋右側之寢室。是卽毛氏婉英也。婉英之呼聲。既哀且急。其辭則曰。救命！密恰爾乎！救命！羅亨超乎！密恰爾既聞此呼聲。必以爲羅亨超。夤夜入婉英之室。欲行非禮。勢必自橋左之室中出。馳往救之。而薩巴德則率衆預伏於室外。俟其出而突起擒之。唾手可得也。時則此哀慘之呼聲。仍連續不已。而薩巴德部下復預將懸橋放回。彼羅亨超居於對岸。既聞婉英一再哀呼其名。亦必以爲密恰爾將有不利於此女。而自舊寨中奔出。既出見懸橋已放。則當時必不暇計及放此懸橋者之爲誰。而飛步以越矣。至於杜高德聞聲後。是否與羅亨超偕來。則未可逆料。當聽之機緣耳。迨羅足甫及懸橋。而予卽自下突起擊之。立取其死命。蓋予仍擬親入濠溝。而預伏水管之下。以藏其身。惟此次當攜一小木梯俱往。當予足在水內時。則可藉梯以憩我臂。迨予足既出水。則又可藉梯以憩我足也。迨見岸上之懸橋既放。卽可泅行至橋下。攀緣其旁。以俟羅亨超及杜高德之出。既出。卽出其不意。一躍起而突然。

迎刺之。直易如反掌耳。羅杜既死。則六凶僅存其二。窰門之鑰。如在羅亨超懷中。則羅死鑰而自入予之手。不然。此鑰卽達德嘉掌之。則吾儕卽當乘此擾攘之時。疾衝濠濠。奮擊窰門之外柵而破之。彼夜監守窰室之達德嘉與波蘇尼。或不待吾儕之進攻。而先聞聲出視。則吾儕正可乘機直入於窰室。是乃事之最善者。設或二人者竟不出視。且謹守密恰爾之命令。一聞攻擊之聲。卽疾取盧王之生命。而棄屍於濠。則誠危機迫促。間不容髮之時。盧王生命之存亡。全在予儕攻破窰門之遲速矣。惟予尙有一線希望者。則是夜監守者爲達波。尙非羅亨超之比。蓋波蘇尼不必論。卽如達德嘉。雖亦一凶猛剛忍。臨難不亂之人。然終不若羅亨超之赴惡如不及。殺人若兒戲也。况達德嘉而果能誠愛其主者。則當外間警信既聞之後。必令波蘇尼代爲留守。而已則馳赴對岸以救其主。果爾。則尤吾儕之厚幸也。

此卽予所預定之計。又命於吾儕既行之後。達倫罕邸中。內外諸室。皆須遍燃明燈。又令多人往來跳舞。憧憧弗絕。使聖旦寨中人遙望之。以爲吾儕方從事

於行樂。不至疑及此儉營劫寨之舉。此事令大元帥史叻根督率其下爲之。並令其善侍公主。勿令公主知吾儕之外出。設吾儕及天明而未返。則事已大壞。史叻根卽當統率三軍。聲罪致討。直前以圍攻聖日寨。而責令將盧君主交出。然事勢至此。一切成敗利鈍。都難逆料。大元帥尤當一面速奉公主。兼程赴思德都城。奉公主於位。而明白宣佈密恰爾弑君之罪。高揭義旗。令人民之願勤王者。咸集旗下。率之以討此賊。此著也。以予度之。恐爲後日所必不免者耳。吾儕議定後。爲時已不早。予又躬陪公主少時。並送之入室安寢。時晚。公主意殊悒悒。如有所失。當予將退時。公主復抱予頸。面頰者少時。旋以手上所御戒指。輕輕約之於予指。予指所御者。本屬盧君主之物。然別有一金約指。上鑄箴語者。則已物也。予卽以此金戒。爲公主約之於指。而示意令縱予行。公主知旨。悽然却立。

予謂曰。卿其御此約指。毋露捐棄。卿他日身爲女后時。或將別有所御。然此物則幸勿遺之。

公主舉金約指。接吻者再答曰。他日我無論所御爲何物。而此約指則我必終身佩之。

第十七章

是夜天朗氣清。殊與予前次往探時大異。予竊嘆曰。是豈天喪我盧王耶。然私料既抵聖旦寨後。苟緊依城壁之下。而深藏水管之陰。則對面新宮城中。雖有人推窗外望。亦尙不至遽爲所見。惟彼寨中苟派人入濠巡視。則予計不免一敗墮地。然巡視之舉。予竊料其未必。蓋據約翰言。彼輩已將水管之底面。緊砌於城壁之中。不復如前此之僅黏其上而不黏其下。故底面猶可稍稍推動。今則上下如一。砌壘甚堅。苟欲推翻此管。非取資於火藥。或鐵錘不可。此二者之作用。均不免發有大聲。倘非至愚。決不如是。黑親王既置此管於顛撲不破之地。則派人巡視一層。轉嫌多事。遂亦因而作罷。所可慮者。則約翰之助予。或出於奸計。然彼既未知予計之究竟若何。則又安必予之往窺水管。彼惟料予或將躬率多人。於二點鐘時。往攻宮城之門而已。是以此首先攻門之人。乃真屬

可險。予固嘗舉此爲薩巴德言之也。

夜半十二句鐘。薩巴德率所部離達倫罕邸。行行不遠。卽折而右向。擇城外冷僻之路進發。設中途無阻。則於一點三刻鐘時。必可直達聖旦寨。既至。則留其馬匹於離寨半英里之林中。而潛步至宮城。以待約翰之開門納入。倘至二點鐘。而宮門不啟。則達倫罕立即繞行至宮城之後。以晤予於水管之旁。互商進止。倘達倫罕至時。而不見予之蹤跡。則當竭步騎之力。疾馳返達倫罕邸。召大元帥史叻根。立統率大隊來攻。蓋予之蹤跡既失。則予命必不保。予命不保。則盧王之命。亦必不待旋踵而亡也。

予全身抹油。並搨威士忌酒一巨罇。藉以禦寒。蓋是夜雖和暖。然予既須久處水中。卽不得不稍作禦寒之計。既束裝竟。取劍佩之。而置手槍於鞍袋中。薩達輩既行。予亦徑出。予腰間更纏一既細且堅之長索。藉作繸濠之助。此外並挈一木梯。跨馬而出。迨時計十二點有半。予已及於森林之邊沿。遂繫馬樹間。仍置手槍於鞍袋。而不之攜。蓋予在水中。無所用之也。手執木梯。趨至濠邊。解腰

間索縛諸岸旁之樹上懸身而下。迨予足及水時則聖旦寨之大自

然報十二點三刻。予推木梯於前且推且泅直抵上天梯所在。仍如前次蹈足於外突之牆基上。而蹲伏於上天梯之陰。試以肩承管而搖撼之。則果堅牢不可動矣。予乃伏身潛待焉。

聖旦寨之懸橋。既高峻而又極輕靈。其所處地位。適臨於予右。相距約在十碼外。予倚背於地窖之垣。蹲身外望。則見予之右。約相距二碼許。對面有一窗。其高下略與懸橋相等。倘約翰所言不繆。則此必爲密恰爾寢室之窗。再望橋之右。則又有一窗。其高下亦與懸橋平。此必毛氏婉英之寢室也。正探視間。忽見密恰爾窗內驟放光明。蓋百葉窗尙未闔上。故燈光外射。當予所立處。翹足而望。則窗內有一部分。可入於予目。此一部分。約得一碼餘之地位。而燈火之光線。則不能斜射及予。故予不慮爲窗內人所見。

有頃。此窗忽啓。一婦人自窗中探首外望。予一見卽知爲毛氏婦婉英也。未幾忽又有一男子。趨近婉英之側。突伸兩臂以抱婉英之腰。婉英大驚怯退。男子

進逼至窗前。其側面向予。予審之。此男子非他。蓋卽惡少羅亨超也。羅低聲而笑。旋以面向婉英。並伸手與之。時羅之首已與婉英之首相緊貼。予意羅必附婉英之耳。而有所言。頃之。

婉英舉手指窗外之濠溝。厲聲言曰。若是我寧自投此濠中耳。

羅乃向窗外一望。答曰。濠水殊寒。卿豈甘之耶。婉英乎。汝殆戲言耳。

予未聞婉英有答語。惟見羅手拍窗檻。作恨聲曰。可誅哉。黑魔密恰爾。彼詎猶以公主爲未足。而欲盡有世間之美物耶。我不解汝何所愛於彼。而乃鍾情若是。

婉英曰。設我以汝言白之彼者。一言未畢。羅略無懼色。遽接言曰。汝往告之可耳。雖然！

羅言至此。特乘婉英之不備。一躍近前。捧婉英之頰。而頻頻力接其脣。接已。且笑且呼曰。若是。則汝往告之。當更有辭矣。

予是時倘懷有手槍。則必對窗一發。以洞穿此奴之顛。將不暇計大局之成敗。

矣。未幾。又聞羅呼曰。吾愛汝。豈不知彼密恰爾魂夢縈繞於公主之身。日夕所營營者。惟急欲取彼俳優之命。親娶公主。以遂其白頭偕老之計耳。設我果爲密恰爾殺却俳優。汝亦知密恰爾將以何物酬我耶。此非我之誓言也。密恰爾蓋早親許我矣。

婉英聞言。高舉二手。其狀若禱告。又若甚失望者。蓋羅亨超雖未明言。然功成之後。密恰爾卽以婉英相讓。藉爲酬勳之計。則固不言可喻者。

羅又續言曰。然而我已迫不及待矣。吾愛吾所最愛者。時羅且語且逼前。又欲強行非禮。斗聞轟然一聲。室門已闢。卽有一人厲聲叱問曰。先生。汝在此何爲者。

羅轉身以背向窗。深鞠一躬。作洋洋得意聲。答曰。乘公不在而我擅入。是誠有罪。雖然。公乃令貴婦獨俟於室。是亦非禮也。

聆其言。不問而知來者爲密恰爾矣。已而果見密恰爾邁步近羅。持其臂而言曰。斯濠甚廣。可容者。殆不僅盧君主一人。

羅反唇詰之曰。公爵其以此脅我耶。

密恰爾曰。脅乃警告之別名。是則我之待汝。已較衆人爲獨優。

羅又譏之曰。彼蘭生狄爾固數數受汝警告者。顧至今曾無毫髮之損傷。

吾意密恰爾至此。殆不免盛怒矣。顧乃不然。待固自有其懲忿之功。忽焉變爲和平之聲。謂曰。止矣。止矣。吾儕慎毋同室操戈也。彼達德嘉與波蘇尼亦已值

班否耶。

曰。已值。

曰。然則汝今亦可退休。毋久羈於此。十分鐘後。懸橋將抽回。汝苟不欲泗水以就寢所者。其可行矣。

予見羅亨超離窗而行。並聞室門開闔聲。知其已退。既而密恰爾行近窗前。與婉英立談數語。婉英則搖首報之。旋亦悻悻而出。密恰爾乃手自闔其百葉窗焉。

斗聞有聲起於對岸之橋末。曰。杜高德。杜高德。汝苟不欲泗水以赴寢所者。則

速來

此呼者卽羅亭超。羅自橋末且呼且行。未幾杜高德亦至。跨登橋上。羅以手挽杜高德之臂。旣行及橋之中央。復止杜勿行。相與徙倚於橋欄。注目下視。予乃急匿身於水管之隱處。弗敢少動。時杜高德挈有酒一瓶。羅索之一吸而盡。意猶未厭。遂悻悻擲瓶於水中曰。是直一滴耳。

予察酒瓶墮水之聲。並視其所致之波紋。而知此瓶與水管相去。殆不及一碼耳。羅忽又探懷取手槍出。對準擲水之瓶而轟擊之。首發二彈。均誤中水管。及第三彈。始中瓶。瓶立碎如齏粉。願瓶碎而此奴之興猶未盡。竟將槍中所實彈丸盡數發出。其中有一彈。直越水管而過。予髮亦爲所掠。予心方惴惴然無可爲計。忽又有大聲起於對岸曰。抽橋矣。

羅杜聞之。皆呼曰。稍緩。乃急急同奔入寨。而橋亦卽被抽回。於是百聲頓寂。時鐘已報一點一刻。予乃起立欠伸。藉舒筋骨。

又閱十分鐘許。忽聞有瑟瑟微聲。起於近予之岸上。予探首就管上視之。則見

橋門之中。有一黑影。屹然獨立。予察其倜儻不羣之姿勢。而決其必爲羅亨超也。手中執劍。兀立不動者少時。旋聞其低聲一笑。返身向予一方面而行。予方詫愕。而羅已由城壁攀緣而下。似將入水。觀其攀行之狀。而知壁上必鑿有梯級。每級約高尺許。既抵最下級。卽將所執劍啣之口中。返身向外。輕輕一躍。瞥然已入水中。其洄也。既極舒閒。又極輕疾。迨及對岸。則對岸之堤。似設級更多。羅攀行而上。全不費力。既上。卽趨至橋門之中。（此乃對岸之橋門）立於抽回之橋上。手探衣囊。取一物出。卽以此物投入第一重門。門劃然頓闕。一轉瞬間。而羅已瞥然不見。至羅曾否將此門扃閉。予亦不得而知。蓋予第聞其闐門之聲。而闐門之聲。則未之聞也。

予是時以木梯不復需用。遂棄去之。而游泳至懸橋之側。緣堤級而上。既及其半。卽執劍於手。傾耳細聽。時黑親王之室。窗戶既閉。並不見有燈光外透。而橋右之室。則尙有燈光。惟寂寂不聞聲息。既而聖旦寨之高塔內。鐘聲鏗鏗。已報一點有半矣。

十八章

予插足堤級間。地位殊不穩適。勉強扳援而立。心中嘿念羅亨超此行。雖未知其目的何在。然既至對岸。則與盧君主所在已隔一濠。彼若重返。予決不令其登岸。而是時所急宜設法處置者。則樓上杜高德。窖中達德嘉及波蘇尼三人。但恨未得窖門之鑰。不能不少待。俟薩巴德率衆前來。便當照所定計。疾捕密恰爾。將懸橋放回。杜波達三人中。必有聞聲馳救者。予乃可乘其渡橋時。突出撲殺之。因而搜取其懷中之鑰。夫杜高德既不值監守之差。則聞警而首先出救者。必爲杜高德。且據約翰言。彼拿窖門之鑰者。非羅卽杜。予既擊殺杜。因而得搜獲其鑰焉。未可知也。

予悄然竚待者。不啻越半小時之久。而實則僅五分鐘而已。對岸寂寂。一無聲息。密恰爾寢室之窗。亦嚴闔如故。惟婉英所居之窗中。燃有燈火。望之隱約可見。少頃。忽有聲入於予耳。此聲至極微細。非全神貫注者。幾莫可得聞。然予則細細審辨。知爲以鑰投鎖聲。蓋此第一重門。既爲羅亨超闢之而入。此聲似卽

起於第一重門之後。惟彼是時所啓者。究爲何室之門。則非予所能知。然不轉瞬而予已了然其故矣。

時吾衆猶未及馳至宮城。家人約翰猶未及將正門開放。予所約之時刻。猶未及期。而懸橋右方之窗內。斗聞嗒然一聲。若有物墮地者。當此靜夜。此聲倍形其厲。聲一作而光明之室。驟變爲黑暗。正是時。又發有一種尖銳之呼聲。曰密恰爾！救命！密恰爾！救命！呼已更繼以極聲一號。若不勝驚惶激切者。予至此。全身血脈。皆爲之驟湧。不覺移步至石梯之最高級。以一手力攀橋門。一手則高擎佩劍。引首四顧。瞥視橋門之中。有一暗陬。可容伏匿。予乃騰身一躍而上。隱立其所。此地位不啻已扼通路之咽喉。苟有往來於新宮舊寨之間者。殆不能脫逃於予手。

時又有一銳呼聲。猝起。旋闢其門。門嗒然反觸於牆。其勢甚烈。稍選。履聲橐橐。直抵右方之室。力推其門。厲聲呵問曰。速開門。天乎。何事耶。

予聞聲卽知爲密恰爾。初時所啟者。乃彼自己之室門。此時所推者。則婉英之

室門也。

密恰爾呵問後。室中卽有應者曰。救命！密恰爾！救命！羅亨超！此哀呼之聲。乃與予書中所教婉英者。不錯隻字。惟予書所授。乃假設之計謀。而此時所現。則確然之真實事也。予固知羅亨超今夜之行。與予書所假定者。適然相合。獨惜其發作太早。遂致薩巴德諸人不及入宮埋伏。而密恰爾已及於婉英之寢室耳。

密恰爾在門外聞此哀呼。不禁大吼如獅。奮力一推。而婉英之寢門。遂劃然以闢。正是時。又聞有窗閉然外啓。適臨予所伏處之頭上。旋有人呼問曰。何事何事。言甫發。卽聞有步履橐橐聲。似將奔走下樓者。噫嘻。是乃杜高德也。予急握固手中劍。將俟其出而力刺之。

然杜高德未下樓。而對岸之寢室中。兵刃相接。步履雜沓之聲。已大起。旋又聞有人發一怒號聲。聲急而厲。顧審辨之。似發此聲者。業已被創。俄而窗門頓闢。窗闢而羅亨超之形象。已接觸於予眼簾。羅背向窗。手中似正在揮劍以進刺。

敵人者。旋聞其發一歡呼聲。曰。噫。約翰。汝其中矣。密恰爾。汝試再來前。

予聞羅亨超呼約翰之名。知約翰必以入室救主。而與羅接戰也。顧約翰非其敵。萬一爲羅所殺。則彼又安能啓門以納薩巴德等。予事不且因之而誤耶。抑

羅亨超歡呼汝其中矣。一語得勿約翰已受其刃傷耶。

俄聞密恰爾發一啞啞微弱之呼聲。曰。救命。速來援。

於是予頭上之足聲又起。似將拾級而下者。然予一方面尙無事故發現。而對面婉英之室中。已有六七人。閶然奔集。共圍攻羅亨超。羅亨超既極猛悍。復極靈捷。一轉瞬而六七人者。皆紛紛敗退於數武之外。羅乃一躍而登於窗戶間。縱聲狂笑。笑已復奮身一躍。詎然已入於濠溝。

羅躍入濠溝後。若何情狀。則予未之見。蓋當羅躍身入濠之際。正杜高德探首門外之時。此門適臨予身旁。予一見杜高德之瘦臉。卽極盡生平之力。揮劍立刺之。杜不發一語。不作一呻吟聲。而已尸橫門外矣。予卽又跽身其旁。喃喃問之曰。鑰匙何在。鑰匙何在。且問且搜索之。急切不能得。予躁甚。不覺力批其頰。

既而予得之矣。爲匙凡三。予乃擊握其最大者。疾趨至寤室之門。卽約翰所謂二室中之外間者是也。試以鑰投之。乃果吻合。此門雖以木製。而外面尙嵌以細鐵條。頗極堅勁。予推門而入。入後仍掩之。且下鍵焉。舉動極輕悄。惟恐有聲。或啟監守者之疑。旋以鑰收藏於衣袋中。躡步而進。

行數武。卽見一石梯。梯旁有油燈一。置燈架中。厥光甚微。予乃自架取燈。持之於手。竚立梯頂以聽。

聞有一人語曰。叱嗟。外間究有何事耶。

是聲發自一門內。此門卽在石梯之下。而正對予前者。

又聞一人言曰。吾儕此時究應殺之否。

予不禁貫注全神。以聽此問之答辭。俄聞達德嘉以冷悄之聲答曰。且少待。殺之太早。或反以債事。予至此。心中乃爲之一舒。

二人無語者片時。繼聞有拔關聲。聲至持重。若不勝其兢兢者。予立時吹滅手

中火。仍還燈於架。

一人呼曰。噫。暗甚。燈滅矣。汝有火柴否。此人乃波蘇尼也。

彼二人寧有不備火柴者。然予則斷不容其取用。當此危機一髮之際。予立時飛步向梯。疾奔而下。既下。卽突門入。波蘇尼方仗劍而立。達德嘉則坐於靠壁之榻中。一見予。皆驚詫失聲。波蘇尼不覺倒退。達德嘉則一躍而起。疾握其劍。予奮前攻波蘇尼。勢如病狂。波直退至石壁。予逼攻益急。波雖竭力抵拒。然非善於劍術之人。一轉瞬而已。僵仆於予前矣。予再反身。關達德嘉。則達德嘉已不見。蓋達謹守乃主之訓令。不欲冒險以鬪予。逕反身仗劍。疾衝入內間之門。既入。卽又閉然合之。乃從容以結果盧王之生命。

噫。嘻。殆哉。盧王至此。殆必死矣。顧幸而寤室之中。尙有一忠義之士。在起而力救之。而盧王之生命。遂得以緩死須臾。蓋當予既破門而入。則見盧王正立於室之一隅。以病體支離之故。不復能有所舉動。其慘被桎梏之手。則瑟瑟顫動。上或下。且頻搖頭作癡笑。嗤嗤不已。狀殊可怖。蓋已半入於狂易矣。彼侍疾

弱之力。抱達德嘉之腰。久久弗釋。達舉劍力刺之。方予舉步入門內時。則達之劍已洞穿此忠義少年之胸背。

達回首見予。呼曰。噫。一決耳。

予二人於是兩劍相交。各爲無言之狠鬪。所幸者。予既不攜手槍。而達亦無之。其實達波二人。各有手槍。且滿實藥彈。安置於外間之火爐架上。徒以予突然冲入。勢甚剽疾。出二人所不防。因並不及起而握取。是誠予之大幸也。顧達劍術甚精。洵可稱予之敵手。予方盡心對付。而彼且出其詭計。力逼予使退。及於窗。此窗卽安置上天梯所在也。方進逼時。予見其微微匿笑。因亟防之。顧雖未墮其計。而左臂已中其一劍。

時則形類癡狂之盧王。仍立於室隅。癡笑不已。且發其銳聲呼曰。噫。是乃從弟羅濤爾夫耶。從弟！羅濤爾夫！吾來助汝。且呼且手捧一椅。臂臂而前。然其所捧椅。僅離地不及寸。固不足爲予助。而予則呼之曰。趣來前。趣來前。試以椅

擲彼之足

達德嘉聞之怒甚。奮力一刺。予幾爲所中。予仍呼曰。趣來前。試一擊此賊。王大笑有聲。果以手推椅。且推且前。達口中作詛罵辭。突然返身。以劍擊王。王哀鳴一聲。遽仆於地。達既擊中王。復反身逆予。不期忙迫之際。足踏於血泊中。驟然一滑。遽仰身而倒。此血泊。卽彼少年醫士被殺後所流成者也。予乘其跌。猛撲而前。疾以劍尖刺入其頸。達德嘉詛罵之聲未停。而呼吸已絕。

噫嘻。此少年醫士。不待於生前救國王之生命。抑又於死後救予之生命。其功蓋亦大矣。顧國王此時究生耶。死耶。予急趨至其仆臥之處。審視之。則見其額上有一橫裂之痕。血流如注。肢體蜷縮。結成一團。予踞其側。俛而聽之。則呼吸固未絕。正是時。而門外有一轆轤之厲聲起。旋覺有物重觸於秦壁。而轆轤之聲亦止。噫。此乃對岸將懸橋拔放之聲也。予若再逗遛於窖室中。則將與盧王同被捕縛。直如約翰所云。不啻甕中捉鼈者。於事又復何益。然則王之死生。目前祇能聽其自然。不暇顧矣。於是汲汲提劍。趨至外間。目光所觸。忽見火爐架

當奮鬪之後。亦欲暫舒呼吸。且左臂被創。流血未止。因裂布嚴裹之。心中自念。此拔放懸橋者。倘爲薩巴德諸人。則事已垂成。予無憂矣。故予此時所急欲聞者。乃薩大佐之嗥聲也。繼念予是時所立處。爲外寤室之門前。此門闊而守護較難。不如強步登石梯之頂。梯頂之門較狹。而守護亦較易。且可審辨門外之人聲。予言強步者。蓋以是時疲憊已極。不復能如前此之步履如飛矣。

既登梯頂。而所聞者。既非薩巴德之聲。亦非交兵及喊戰之聲。此聲而發於斯時。斯地。殊出予意外。蓋此聲非他。乃惡少羅亨超之大笑聲也。其笑也。從容暇豫。似戲似嘲。予聞此聲。而知吾衆必未至。不然。羅命且畢於槍彈之下。寧尙能縱恣若斯者。然而時鐘則已報兩點有半矣。是必約翰未能以時啓門。吾衆無由而入。遂由達倫罕遵所定之約。至水管所在。覓予商定行止。比至而又不見予之蹤跡。乃馳回達倫罕邸。宣告其情。而請史叨根率大隊來也。

予至是。心中懊喪。殆不可堪。方昏昏如夢間。而羅亨超之呼聲又起。其言曰。咄。

懸橋已駕矣。汝曹其速來。彼密恰爾胡爲弗至耶。叱嗟。汝曹羣犬。非予敵。予所欲與一決者。密恰爾也。乃公當與密恰爾。爲此粲者而一戰。予聞此言。卽一躍而出。冀與密恰爾羅亨超爲鼎足之戰。旣出。立鍵其柵門。而反扃廬王於內。

第十九章

予初出時。二目爲對岸火光所炫奪。竟無所覩。迨辨認旣清。則覺呈於眼前者。洵爲一幅之奇景。蓋見濠上懸橋。果已放回。對岸之橋下。有黑親王家人一羣。簇擁而立。各執火炬。光熊熊然。照耀有如白晝。更有數人。倒曳長戈。神情嗒喪。面上尤惶遽無人色。而橋之中央。則羅亨超仗劍而立。窄衣短褲。雖上下沾汚鮮血。而其身實未受絲毫之創。且揚揚自得之態。依然如故。口作惡聲。招橋下人登橋一戰。然羣僕皆震顛欲仆。莫敢先登。羅於是盡情嘲罵。謂羣醜旣懼怯而無胆。弗敢來前。則盍令密恰爾再出而一決。詎密恰爾身爲主人翁。乃亦懼

羅亨超刀創處也。

予是時立身於羅亨超之後。又手執數響之槍。何難立制其死。命然予則竟未一擊之。自今日追思。亦不能自喻其何故。或者予是夜已暗殺杜高德。故不願更暗殺是人。至蹈不武之誚耶。抑羅亨超雖死有餘辜。然予則不欲附和密恰爾之羣僕。爲之臂助耶。此二說者。雖皆近理。然予則以爲當時觀此奇景。心神似被其吸引。且又渴欲一觀其事之結果。故不暇念及於此耳。

時羅亨超又狂呼曰。惡犬密恰爾！雜種密恰爾！汝果自命爲丈夫者。其速來一決。呼時。猝然又躍進一二武。羣僕失聲哀號。紛紛倒退。

陡然間。羣僕身後。有一女子厲聲呼曰。噫。彼已死矣。天乎。彼已死矣。

羅應聲曰。彼已死耶。卽又縱聲大笑。若不勝揚揚自得者。曰。此一劍卽致其死。命。殊出我所不料。叱嗟。汝曹衆奴。速棄汝甲兵。我今爲汝曹之主人翁矣。汝曹其聞我言否。

羣奴怯懦而無勇。予知其必將匍匐以迎此新主人。顧於此時。不期又有二事。斗然發現。而此輩遂得免呈其醜態。二事者何。一則遠遠人聲大起。彷彿如呼殺之聲。而又雜以搥擊之聲。予聞之。此心頓爲之躍躍。蓋是必薩巴德諸人欲攻破宮城之門。以求予之蹤跡。雖與予所預定之方略。不免有所違背。然此時果入。則亦大足濟事也。顧此人聲。彼羅亨超及羣僕。皆若未之前聞。是則以衆人之心目。悉專注於第二事故也。

所謂第二事者。方羅亨超厲聲脅迫衆僕之時。陡有一女子自後推開衆僕。蹙蹙而前。步上橋尾。審之。則毛氏婦婉英也。婉英身衣潔白之大衣。黑髮散亂。披於兩肩。面色慘白如雪。雙目則在炬火光中。閃閃不已。其震顛之手內。執一數響之槍。既登橋。立以手按機。槍驟發。顧槍發而彈丸乃上飛。直中橋門之木。適臨於予之頭上。而彼所欲擊之羅亨超。則未損毫髮。

羅笑曰。噫。夫人詎無目者。吾謂夫人之槍彈。乃真無目耳。

羅言意涉雙關。而婉英則如未之聞。然其一種堅忍勇敢之氣。則有增無減。徐

徐更舉其手中

準。亨超之顛雖學射者恐亦無此從容

時之羅亨超。倘尙聽其施放。則直立而待死。雖愚駭亦不至此。予意其非直撲至婉英之前。力奪其槍。則卽疾退至予所立之處。以逃免其擊耳。是以予亦疾擊手槍對準之。使其不死於前。卽死於後。

然而羅亨超既不前進。亦不後退。當婉英擊槍將發未發之際。忽又發其平時之媚態。自指其頰。以擬於婉英之頰。且微笑而呼曰。凡我所曾經與夫人接吻之處。我必愛之護之。決不忍以槍彈加之也。言已。加一手於橋欄。瞥然一躍。其疾如風。已輕輕入於濠溝中矣。婉英縱欲追擊之。勢已無及。卽予亦然。

驟聞對岸又起有履聲雜沓。疾衝而入之聲。並聞一人駭呼曰。天乎。是密恰爾也。死矣。

予辨其聲。知爲薩巴德。予大喜。知盧王已得救。不復需予。予卽擲去手槍。一躍而登。登橋上。對岸之人。同聲驚叫曰。噫。是王上也。予弗顧。一手仗劍。亦如羅亨超然。奮身躍過橋欄。投入濠中。蓋予渴欲飲羅亨超之血。故入水逐之。不復他

顧時則羅正洄於予前。相去才十五碼耳。

羅洄甚疾而又舒閒。予則既極疲茶。且左臂負創。幾同殘廢。因不覺墮乎其在後。竟弗之及。予始時默不作聲。迨至聖旦寨之角。方繞角而洄時。予始呼之曰。羅亨超。止。

羅聞聲回顧。而游泳仍弗少歇。是時彼已洄至溝岸之旁。察其情狀。似將就堤岸。覓一可以攀緣之所。憑藉以登。予雖知堤岸無可攀緣。然予來時所縋之長繩。則固尚在。彼或不難尋得之也。予於是力逐而前。冀及其未得而追及之時。羅正在尋覓登岸之方。游泳自不免稍緩。顧予方逼近其身。而懸繩已爲所獲矣。惟聞彼歡呼一聲。若喜出望外者。立即握之而登。口中喃喃曰。此物何來。是真有神助哉。既而予亦及於繩下。彼方懸身空際。回首見予。遽驚訝失聲曰。嘻。誰在斯耶。

羅初見予。蓋誤以予爲盧君主。故不覺驚訝失聲。顧曾不轉瞬。而彼已悟及。遂呼曰。嘻。是仍俳優耶。俳優乎。汝何得來此。

堤。予若登時。彼不難劈。予頭顱爲兩半也。予乃自濛中答之曰。汝勿庸問。予既來此。則試與汝一決耳。

羅俛視予而微笑。方欲有言。斗又聞聖旦寨中銅鐘大震。聲急且洪。而同時又有狂喊之聲。自彼岸而來。羅乃向予揮手曰。我本欲與君小遊戲。然今則事勢太急。恐弗及也。行矣。言畢。縱身一躍。卽渺然失其所在。

予必欲與之拚死一戰。因亦不顧危險。攀繩直上。瞬息間已及於岸。引首四顧。則其人已在三十碼外。疾走如鹿。向林木中奔越而去。予自後力追。且大呼令止步。然彼如不聞。予亦終弗之及。二人一先一後。直入叢林深處。愈奔愈遠。既而鐘鳴三下。晨光微透。予二人抵一旣長且直之蔭路中。引目望羅。則正奮走於百碼以外。其鬚曲之長髮。披拂於新鮮之晨風中。飄飄不已。予此時憊極。呼吸漸促。羅回首顧予。時時以手向予作勢。示其戲侮之意。予雖切齒痛恨。然不得不稍稍止步。以續氣息。羅於是瞥然向右一轉。而蹤跡又渺。

予雖暫息。然終不肯捨去之。因復勉強起立。更前行。則驟聞有一女子之呼聲。自林木中吹入予耳。予心異之。乃極未盡之餘力。奔向其處。既近。即亦折而向。右。而予始復見羅。羅時正在扶持一少女下馬。向時哀呼之聲。即此少女所發。女攜一籃於臂。明明出農戶人家。赴聖旦城中趁早市者。女頻頻驚呼。而羅仍掖之下。然待之頗溫柔。既向之展笑。並與接吻而贈以金。於是一躍上馬。然不正坐。亦如婦女之坐於半偏。彼既得此馬。則如虎附翼。予更何能及之。願羅上馬後。又不即行。似止而待予。予因亦止步。以覘其變。

俄而羅逕策馬向予。然不肯行近。遙遙舉手而問曰。汝在寨上。曾何作者。

予曰。殺汝三友耳。

曰。噫。汝曾至寤室中耶。

曰。然。

然則王上何如矣。

曰。予未殺達德嘉以前。王上曾爲彼所刃。然予祝王上之運命。勿遽爾竟盡。

羅大笑曰。笨伯。汝乃竟棄富貴而捨佳麗耶。胡蠢蠢至是。予不之答。但謂之曰。此外予尚有所爲。

曰何所爲。

曰宥汝一命耳。方汝立橋上時。予方手執火槍。立於汝後。

曰然則我當時乃介乎兩槍之間矣。

予呼曰。汝果稱丈夫者。則速下馬一決。爲丈夫死。猶勝於作鬪茸生也。

羅手指村女曰。汝乃欲當貴女之前。作決鬪之舉耶。陛下亦太無禮矣。

予忿極。不暇他顧。突衝而前。羅初時似有怯意。身軀微微顫搖。旋復兀然勒馬。以待。予果如笨伯然。直奔至其處。一手疾執其馬絡。一手奮劍斫之。羅亦仗劍還刺。予倒退一武。旋復突衝之。此次予劍已及其面。羅頰破矣。羅欲擊予。而予又一躍而退。是役也。予進攻之猛厲。實足使羅亨超駭懼。駭懼之心。一生則手中卽不免稍慚。而予乃幸而得未被其所傷。然羅頰旣破。而予力亦竭。方予倒退時。而膝竟突跪於地。喘息不已。予心中明知羅苟一縱馬躡予。予命立絕。

其馬足之下。正是時。忽聞有呼噪聲。起於予後。予回首一顧。則見一人跨馬。執手槍。方自林樾中突出。向予處疾馳而來。此人非他。乃予良友達倫罕也。羅一見。卽勒馬不復進。突予一縱身而易其側坐之式。分跨兩腿於馬背間。立待少時。旋復振其首。使頂上之髮。不至叢聚於額前。俛視予而微笑曰。羅濤爾夫蘭生狄爾君乎。別矣。他日當再相會。

言已。向予鞠躬。並向村女鞠躬。頰上流血如注。略不介意。口中唱歌。仍復其瀟灑踴躍之態度。而策馬逕行。嘻。是真大魔鬼也。時達倫罕驟馬至。發槍擊之。中其劍。劍鏘然墮地。羅怒咒詈一聲。卽以腿力夾其馬。馬迅奔如電。瞬息而逝。達倫罕既及予前。一躍下馬。趨至予側而跪。以一臂抱予。達此來洵屬及時。蓋予被達德嘉所刃之臂創。此時忽又迸裂。血滔滔然流地上。有如川注。予推去其挽予之臂。勉強起立。呼曰。汝其趣與我以馬。蓋予是時因羅亨超竟得脫逃。意大憤怒。怒極而力亦稍振。遂蹣跚而前。及於達倫罕之馬旁。既及而力又盡。復仆於地。

達倫罕又跪於予側。予呼曰：達倫罕。

達應曰：唯。友乎。良友乎。達之聲乃柔和如女子。

予問曰：主上尙生存乎。

達出手帕抹予脣，旋俛其首，以口親予額。柔聲曰：賴義士之力，賴大君子之豪傑之力，主上固尙生存也。

予聞言，意爲之一舒。欲勉強三呼以誌喜，顧口不能聲，體亦不能動。遂垂首閉目，緊依於達倫罕之懷。狀如熟睡。然又恐達倫罕或以予爲已死，乃復盡力一呼。呼已而神志沉沉，知覺俱失。

第二十章

盧君主旣經脫險，則大事已畢。惟聖旦寨之情形及營救時之狀況，亦尙須追述其一二。此追述之種種事實，非予所親歷。蓋亦多半於事後聞諸達倫罕及毛氏婦婉英者。

婉英之自巴黎赴盧國也，蓋出於黑親王之邀請。婉英平日鍾情於黑親王，至

爲深摯。故黑親王死後。遂有奮不顧身。彈擊羅亨超之舉。當婉英既至盧國。始知有馥蘭公主。爲其愛情之勁敵。又未幾而知黑親王有篡奪王位之謀。彼雖不願捨棄黑親王。然亦不欲爲之間諜。誘予而致之死地。此所以園亭之約。彼暗中反爲予助也。卽其致公主一簡。予雖未能知其是否出於矜惜之心。抑爲嫉妒之意。然此簡之有造於吾儕者。亦復不淺。及黑親王自思德返聖旦。婉英亦從之。至此而聖旦寨中種種慘毒之謀。盡爲所悉。婉英目擊盧君主身遭陷害。至於此極。心中乃大不忍。自是而婉英遂事事暗助吾儕矣。然其愛黑親王之心。則固猶昔。未少減也。蓋婉英欲以其全力出盧王於難。盧王旣出。則求其以己之功。贖黑親王之罪。則黑親王之身家富貴。仍可保全。婦女之用心。類多如此。固無足深怪者。至於羅亨超固甚愛婉英。而婉英則初不愛之。羅又以婉英之故。心懷嫉妬。動輒與黑親王相爭。無復主賓上下之禮。婉英固嘗告黑親王。謂羅亨超反覆小人。心懷叵測。不可不加意隄防。而黑親王弗爲意。卽婉英命約翰寓書於予。哀求援手之夕。猶復以此警黑親王也。迨盧君主出險之夕。

固爲讀者所已知。否則亦可意想而得。故不復贅言。惟聖旦寨中。除羅亨超外。尙有三凶。羅旣與黑親王決裂。倘三凶齊出而馳救。不知羅又將何計禦之。至其一劍而殺密恰爾。則亦出羅所不及料。觀其橋上呼言之言可見也。當羅在懸橋呼言之際。正薩巴德等攻破宮門之時。闇者約翰欲自掩其暗通吾儕之迹。故一聞黑親王呼救。立馳入婉英之室。救護甚力。而不期面頰爲羅劍所傷。又在倉皇中。竟忘啓門之約。薩巴德等待至二鐘有半。門仍未啓。因遵予所約。令達倫罕繞行至濠岸。覓予所在。乃再三搜尋。竟不得予蹤跡。遂復馳回告薩。薩欲遵予計。立返達倫罕邸。而達倫罕則不忍棄予。與薩爭執少時。薩乃從達計。令伯尼斯敦率數人先行返邸。以號召史叻根。而以餘衆進攻宮城之門。蓋伯尼斯敦前此創傷已愈。故此亦偕來也。旣而門破。薩巴德首先突入黑親王之室。冀擒致之。乃甫及寢門。卽見有一人僵仆於門闕之上。俛視之。卽黑親王也。胸創顯然。血污狼籍。死矣。蓋黑親王在婉英室中。旣被創後。猶復強奔。

至己室。顧未及入門。卽倒地而死。薩巴德驚怪已極。因不覺失聲大呼。故予伏橋下時猶聞之也。薩等見元凶已死。遂復撲攻諸僕。諸僕棄兵求降。而同時婉英亦至。伏於薩巴德足下而哭。並告薩巴德。謂嘗一見予於橋下。薩又問以窖中囚何在。則婉英搖首示以弗知。於是薩達率衆飛渡懸橋。直奔窖室。既至。則柵門已爲予所鍵。不得入。乃復反至宮城。搜黑親王之屍。得鑰一握。持而啓之。乃共入。窺見種種。時盧王雖被重傷。幸尙未死。遂以被嚴覆其體。昇至黑親王寢室中。婉英方踞於黑親王屍側。爲之禱告。及盧王既至。乃由婉英爲之洗其首。裹其創。並延醫以治其疾焉。於是薩巴德卽令達倫罕出至濠上。及林木中。訪予跡蹤。蓋薩等既知予曾入窖室。又聞婉英言。曾見予於橋下。因疑予未死。其所以獨令達倫罕來訪者。則以眞王已返。不便令予復爲他人所見故也。至薩等宣告衆人。則反稱予爲窖中囚。爲密恰爾所幽閉。因盧王與予相友善。故躬蹈危機。入窖營救。既入。則與監守者奮鬪。監者雖死。而王亦受創。故由薩巴德等昇之入密恰爾室。藉資休養。而彼被囚於窖中之友。則乘王與監守者爭

視此鳧水者爲盧王。實則誤也。云云。至於毛氏婦及約翰。雖與聞秘密。然誓不宣洩。故薩巴德此一番宣布之言。衆人頗信之。無有致疑者。薩又揚言達倫罕此行。卽往訪覓王上友人之所在。訪得後。卽當挈之同來。使入王上之寢宮。與王上相見。而一面又遣急足。兼程馳往達倫罕邸中。報告王上無恙。令史叻根不必有所舉動。惟囑其速赴聖旦寨問安。並面商一切。設馥蘭公主聞王上受傷之消息。欲從之行。則史叻根務須力止之。並令史傳議公主。謂王上有旨。囑公主靜待邸中。不必遠涉。誠如是。則三月代王之事。除薩達及婉英約翰數人。外。當無復有知之者矣。然而公主聞王上受創。而養攝於聖旦寨中。則毅然決然。必欲親往問安。史叻根雖百計勸阻。並皆無效。史叻根方欲啓行。而公主亦逕登車就道矣。凡此皆追述之大概也。至達倫罕之得見予。則以予在蔭路中。大聲斥羅亨超。令與予一決。因得尋聲而至。予昏暈旣醒。神魂漸復。達倫罕乃扶予強起而行。入林中少憩。頃之。予偶探首向林外一望。則見有衆一羣。力擁

護一馬車上山。車中端坐者非他。卽馥蘭公主也。予一見公主。方不知所爲。而達倫罕疾以目向予一視。此一視也。蓋隱然警告予。謂予此時不應再與公主相見也。予急退至一叢灌木之後。倒地而坐焉。

雖然。是時尚有一追隨予等之後。與予等同入林中者。其來也。不知其意欲得予等一二句之溫語耶。抑欲得一二金之賞賜。此時一見公主。卽疾趨至車前。深深鞠躬。言曰。公主乎。王上在此。今方休憩於此樹林中。我能導公主往見之。此言者非他。卽羅亨超強奪其馬之農家少女也。

史叨根立前斥之曰。妄哉少女。王上方以被創而休止於聖旦寨也。

少女曰。謂王上被創。固也。然謂王上在聖旦寨。則殊不確。蓋王上是時正與達倫罕伯爵同在此林中耳。

公主惶惑曰。豈王上能以一身分而爲二耶。抑盧烈達尼亞乃有二王耶。

少女又曰。公主乎。吾曾親見王上追逐一武士。而與之奮鬪。直至達倫罕伯爵來而始已。彼武士遂奪我馬。疾馳而去。而王上則與達倫罕伯爵同入林中。謂

公主柔聲應曰。唯。卽微笑而賜村女以錢。旋起身下車曰。我當親往一觀之。正是時。薩巴德自聖旦寨策馬而至。一見公主。卽呼曰。公主。王上在寨中養攝。聖體固無恙也。

公主曰。嘻。在寨中耶。

薩鞠躬曰。不在寨中。則安在者。

公主曰。然據此女之言。則謂王上方與伯爵達倫罕同在此林中也。

薩移目視村女。面露猶豫色。旣而微笑曰。自此輩觀之。凡稍涉富麗之士民。卽無一非王上耳。

少女聞言。氣稍沮。然仍不屈曰。公主乎。彼林中。人與王上。其無別猶。此菽之與彼菽耳。

薩聞言。驚跳不寧。回首他顧。而史叨根面上之疑雲。陡起。公主則雙眸凝視。亦頗露其疑問之意。

既而薩巴德匆言曰。然則我當策馬先往。一觀是人。公主止之曰。否。我當親往觀之。

薩低聲曰。然則請公主獨行。

公主見薩神情容態間。頗形激切。遂允所請。命史叨根及餘衆稍待。而已則與薩步行入林中。行行漸近。薩又搖手止村女勿前。予見其來。仍坐於地。而以兩手自掩於面。達倫罕則聽於側。以手加於予肩。

公主行既近。予又聞大佐低語之曰。公主見彼。不論作何語。總請以低聲出之。既而公主見予。若驚若喜。低呼曰。是誠彼也。是誠彼也。旋問予曰。汝創耶。

公主問時。卽蹲坐予側。輕拽予手而下之。予兩目注視於地。不敢置答。公主曰。是王上也。大佐乎。敢問汝曹如是愚我。意果何居。

薩達與予均默默不能置答。公主亦不復顧薩達在前。卽以臂力挽予頸。而再三接吻。薩低語之曰。此非王上也。願公主毋與接吻。

薩巴德復進曰。此非王上也。達倫罕至是。陡不禁嗚咽一聲。聲甚悲感。公主聞此嗚咽聲。始知事乃非戲。然仍呼曰。此誠王上也。此面乃王上之面。此約指乃王上之約指。蓋由我手贈之者也。噫嘻。此非我所愛而何。

薩曰。公主聽之。公主謂其人爲公主所愛。則是也。然謂爲王上則非。蓋王上固自在聖旦寨耳。此人乃！

公主遽以雙手捧予面而呼曰。羅濤爾夫。視我視我。汝胡乃一任若曹之窘我。而嘿不一言耶。

予至此乃不得不言。遂目注其面而謂之曰。上帝宥予。公主乎。誠如薩大佐言。予非王上。

言未已。驟覺公主兩手緊握予頰。而種種驚疑恐懼之神情。一時齊現於面。既而其兩手又徐徐鬆懈。回首視薩巴德。視達倫罕。復又視予。陡然間悲號一聲。而直撲於予懷際。予至此情不自禁。竟力捧其頰而與之親吻。薩巴德立前挽。

予臂予不得不釋。於是仰視薩巴德。復俯視公主。久之起立。惟有微微長嘆。蓋斯時之予。但自恨不早死於羅亨超之劍下而已。

第二十一章

是夜。予卽以廬王被囚之地窖爲寢室。窗外水管。卽羅亨超所稱爲上天梯者。業已移去。自窗外望。則對岸火光灼然可觀。惟呼號戰鬥之聲。則已寂然無復聞矣。先是予日間在林。中一晤公主後。卽由達倫罕扶予至左近林樾中。稍稍憩息。公主則由薩大佐護之出林。乘車上山。及天色已暮。達倫罕始令予擁長袍掩頭面。潛至聖旦寨。而入窖中休息焉。家人約翰頰上雖被創。而身軀固無恙。至晚餐時。特具飲食。至窖中奉進。並告予王上生命可保無虞。業與馥蘭公主相見。薩達二人共留窖中。惟大元帥史叻根已先馳回思德。至密恰爾則長臥於桐棺中。有婉英守侍其旁。而教士等方在小禮拜堂和聲唸誦。爲死者懺悔也。

約翰既去。予一人獨處窖中。追思已事。彷彿如在夢境。又聞屋頂旗旛。因風飄

颯颯有聲。思 公之旗懸於旗杆之半而臨其

旗。然此國旗。今夜已別有主者。不復如前日之爲予而飄颯矣。予正斜倚窗口。冥然深念間。達倫罕忽至。言王上欲召見予。予因與相將出室。渡過懸橋。而共入密恰爾之寢宮焉。

王上眠於榻上。其侍疾之醫士。卽從思德城應召而來者。一見予。卽警告予言語須簡。時間須短。否則於王上之病體。恐有損也。醫士言已。卽與達倫罕同退至窗前。而盧王則出其手與予相握。

予從指上。脫下前假用盧王之約指。爲盧王御。於指。乃曰。陛下客臣自御此約指以來。日夜自勸。冀無爲此珍飾辱。今幸而得歸其故主。臣可告無罪矣。

王發其低弱之聲。言曰。從弟羅濤爾夫。吾今者恨不能與子長談。然吾已爲子之故。與史叻根薩巴德二人競爭良久。蓋吾儕之祕密。已悉舉以告史叻根。不復隱也。我意欲留子於此。將來同返思德。舉子之奇行偉績。宣示大衆。而我與子永永相處。富貴共之。然史薩二人則堅持不可。謂數月代王之事。終宜祕而

弗宣也。

予對曰。陛下史薩之言是也。願陛下容客臣告別。蓋客臣於此事已畢矣。王曰。誠然。卿事畢矣。然此事非卿亦莫能畢也。今吾將留我鬚髻。不復披薙。迨我病軀既復。出見臣民。臣民雖見我容顏乍變。然當新病初愈之餘。兼之前日無鬚。而此時已有。則亦不至萌猜疑之念也。且汝代王數月。一切措施。均足爲我做法。我自當遵循而行。悉仍舊貫。則大衆人民。蓋不至疑昔日君臨盧國者之非我矣。

予遜謝曰。陛下獎飾太過。良非客臣所敢當。蓋客臣幸蒙天牖。其衷得始終所事。否則奸兇叛逆之行。且較陛下之弟密忒爾。或更有甚焉者耳。

王聞言。目視予面。微露其疑問之意。然有病之軀。不堪思索。彼既不解予言。卽亦不復致詰。而是時其目光又觸於予手上所御之約指。此約指卽公主贈予者也。王手指此戒。若欲有問。然未及言發而已。垂首倒臥於枕上。昏然如睡。旣而曰。我不知何日能再與卿相聚。王發此言。其聲細若游絲。幾將不續。

予對曰。他日有緣或再得供陛下之驅使耳。

王闔目不復語。達罕倫已僭醫士至榻前。予乃俯首吮王之手。行告別禮。旋由達倫罕導予出。予自是不復見盧王之面矣。

既出。在理當向右行。重渡懸橋。然達則導予疾向左折。逕登一樓。復經一華麗之長廊。予疑而問曰。予儕今將安往耶。

達目視他處。口中則答予曰。彼嘗遣使召汝。汝宜一往。少頃汝返時。可逕至懸橋。予將遲汝於橋下。

達所謂彼者。蓋指公主也。予聞言。呼吸頓促。低問曰。彼召予何事耶。達搖首示弗知。

予曰。彼已悉此中曲折耶。曰然。

俄而抵一門。達關之。輕輕推予入。仍闔之而去。予入。舉目一視。則爲一絕精美之小客室。爐架上燃有雙燭。燭光甚微。故予初入時。以爲別無人在。然再一回。

頭。卽見一女子之形。當窗而立。予識爲公主。立趨至其前。突然而跪。公主下。垂。予卽捧其一手而吮。啜之。公主不動。亦不言。予起立。以激切之目光注視之。則見其面色慘白。微微震顫。予卽低呼之曰。馥蘭。

公主聞呼。震顫益甚。並回首四顧。旋即一躍而前。其疾如矢。緊抱予身。曰。毋立。毋久立。汝體已被創。速就坐。速就坐於斯。

公主卽攜予坐一短榻上。並以手按予之額。陡然跪於予旁。以首親予之首。而喃喃曰。汝首何其熱耶。我愛汝首。抑何熱甚。

予至此。更不能復作謙恭請罪之辭。卽毅然答之曰。予愛汝。予之心愛汝。予之靈魂亦愛汝。公主聞言。立向予頻頻接吻。予笑受之。旣又謂之曰。予之愛汝。實始於禮拜堂初次相見之時。自當時迄今。除公主外。予心目中更無他女子。卽自今以往。除公主外。予心目中亦不復有他女子矣。惟此數月中。予所以愚弄公主者甚。至公主其怒予乎。

公主急曰。此乃彼等迫汝使然。何與汝事。旋又微擡其首。以目注於予目而言。

曰。即使我當日明知其事。而我愛汝之心。亦斷不稍異。蓋我所愛者。汝也。非主上也。言已。又頻頻接予吻。

予曰。予當日固嘗欲實告公主。卽宮中跳舞之夕。予方啓口。而薩巴德遽入。遂因而間斷。自是而後。予以不忍捨汝之故。遂決計待主上既復而後明言。蓋至時則雖欲不言而不可得矣。雖然。我愛乎。我心則幾幾爲汝之故。而欲坐視主上之痠斃。而不之救矣。

公主曰。我知之。我知之。但吾儕目前將作何計較者。

予答曰。予今宵卽當去此耳。

公主呼曰。不可。不可。汝今宵決不可行。

予曰。予今宵必行。否則盧人之知予者益多。其有關於大局。良匪細也。且予久滯於此。亦復何益。蓋予與汝已非！

公主低語曰。設我與汝偕行者。則何如。

予大驚曰。嘻。天乎。汝何可言及於此。予言時。微推公主使遠予。

公主曰。是何爲不可耶。我愛汝。况汝亦上流人。其與盧王何異者。

予至此。更何能強爲道學狀。惟有抱公主於臂。而一再溫存之。且告之曰。予苟奪公主以去。是直不啻激盧烈達尼亞全國人民之怒。而使之與予爲敵。予何敢者。公主聞言。目光閃閃。面露詫色。移時。旣而引退。背倚於牆。而目視予。予則坐於榻沿。四肢震顫。彼此久久無語。頃之。予不禁微嘆曰。嘻。予欲狂矣。

公主曰。吾亦愛汝欲狂也。言時。移目他顧。然已淚珠盈盈。下墮於頰。予急以兩手攀持榻沿。恐至暈仆。

公主又低聲曰。設宇宙間除愛情外。更無他事者。則我卽從汝至天涯地角。無悔也。我卽從汝而粗糲終身。亦無悔也。願愛情外果尙有他事否耶。

公主言時。語至溫柔。而聲亦至平和。雖以予激擾悲感之懷。亦不覺爲之一舒。願予此時竟箝口結舌。而不能答一辭。心中則惟自恨無術寬慰之而已。

於是公主行近予。加手於予肩。予卽舉手握其臂。公主曰。我昔嘗流覽詩詞。往往見有述女子之薄命。而不能遂其志願者。我得毋卽其流亞歟。雖然。人生除

愛情外。苟餘事皆不必顧。則我知汝早已坐視盧王之死而不之救矣。予不答。但力吮公主之手。

公主又曰。羅濤爾夫。吾以爲榮譽亦女子所當顧也。我之榮譽。惟在乃心於王室耳。我誠不解上帝何爲而必使我愛汝。然汝不能不去。而我不能不留。我亦深自知之。

予仍無言。

公主稍停。又曰。汝之約指。當永永加我手。汝之心。當永永居我方寸間。汝之唇。亦當永永若與我相接。然汝必去也。我必留也。汝去後。且恐尙有言之酸鼻。思之痛心之一事。爲我所不得不勉行者耳。

公主此言何指。予固深知之。予乃不禁遍體森然。寒噎者再。然予此時不能不勉強起立。執其手而告別。且言曰。事有爲公主所欲行者。行之可也。有爲公主所不得不行者。亦行之可也。至於予。則公主之約指。亦當永永加我手。公主之心。亦當永永居我方寸間。公主之口澤。尤永永留存我脣上。蓋自是而後。世間

更無他女子能接近予之脣吻者矣。此卽予所以報公主。並所以預慰公主者也。

正是時。忽聞有吹彈唵誦之聲。隱隱送入予儕之耳。蓋聖旦寨小禮拜堂之羅馬教僧人。正在爲亡者誦彌撒。而予儕此時。兩心亦若已死。彼唵誦者。不啻爲予儕懺悔已往之情也。予乃不禁堅握公主之手。而呼曰。我愛乎。我愛。

公主亦呼曰。我愛乎。我真心摯愛之義俠士乎。我儕他年。或尙有重會之期。今別矣。其接予吻而去。

予遵命接吻。旣而公主復堅抱予。口中喃喃所呼者。惟予之名。反覆至於數十次。予乃忍心捨之而行。

予疾行至懸橋。則竚待者不獨達倫罕。蓋薩巴德亦在焉。予於是從薩達之命。仍易衣掩面上馬。出聖旦寨。乘夜而行。迨破曉後。始及盧國邊郊一車站。薩達二人鳴謝致慰之辭。殆如大雨之傾瀉。滔滔不止。達倫罕本極多情。惜別之餘。至爲之下淚。薩大佐性情雖峇強。然至此則亦嫗煦如老媪。二人並許予將來。

盧國如有可聽之新聞。當隨時修函見告。既而遙望一英里外。濃煙縷縷上冲霄漢。則開行之火車至矣。

予儕於是再三握手。互道珍重。三月假君臣。至此而別。固不能不爲之黯然魂銷也。其待於站旁之諸旅客。咸注目視予。心異此長身挺立之人。何爲而裹體掩面。弗令人窺見其儀容。然吾儕則初弗之顧。既而汽笛一鳴。登車長別。薩達二人。猶露頂持冠。流連弗去。予則昏昏然有如一夢。至此始醒。馥蘭公主臨別時。連呼羅濤爾夫。羅濤爾夫之聲。則尙縈迴於予耳際云。

第二十二章

予適歸事。無甚奇趣。然不得不略一述之。以爲全書之結束。予自盧國啓行。徑赴達洛爾。投止旅舍後。卽草一明信片。以寄予兄。並預告以歸期。俾予兄得此。不至復向盧國追求。而彼盧國之警務大臣。亦可從茲卸責也。予寓於達洛爾者。凡二星期。一則藉以蓄養鬚髯。一則予身亦欲稍稍休養。蓋在盧國三月。勞精斲神。且屢被創傷。至此而疲茶委顫。頗不可堪。及二星期既過。予思于思者。

蓋不能蓬勃如故。然已約略可觀。遂赴巴黎。謁老友喬治。相見後。在勢不能不造作謊語以欺予老友。而喬治則料予數月不見。必係當時追隨於毛氏婦婉英之後。旋至迷戀其人。久久而不能舍去。予聞言。痛斥其非。然婉英是時亦已至巴黎。惟深居簡出。有厭世出塵之想。而喬治則尙告裴伯敦。謂活詩人究愈於死公爵也。蓋密恰爾之死。其消息早喧傳至法國矣。

喬治陡問予曰。汝何故剃去汝鬚。而今乃更留之耶。

予故爲狡黠之狀態。曰。實告君。我輩丈夫。旣與世相接。則有時輒欲改易其容顏。此亦何足深怪者。雖然。予鬚今亦漸漸復舊矣。

喬治曰。若然。則我所料者爲不謬矣。汝卽非戀戀於婉英。然亦必別有一女子在。予曰。或然。

然喬治則意猶未厭。必欲迫予詳述其事。一再盤詰。予不得不一再捏造以欺之。旣而竟成一杜撰之情史焉。予方匿笑。而喬治則詡詡然以此自矜。謂惟外

交家。始能有此鉤稽刺取之才能也。因是而又談論至密恰爾事。據喬治意見。謂被幽於聖旦寨之無名男子。必爲一女子所僞裝者。彼盧君主兄弟相爭。實由爭愛此女子之故耳。

予極力忍笑而謂之曰。或者此僞裝之女子。卽毛氏婦婉英耳。

喬治決然曰。否。不然。吾謂必毛氏婉英以妒此女子之故。遂至盡洩思德公之祕密於盧王。蓋有一事。足以證我言之非誣者。則盧王自加冕以來。馥蘭公主愛之至切。然自此事發見後。公主頓極冷淡。其待之也。先後判若兩人云。

予聞言。陡覺中心跳盪不已。乃急易言他事。旋別之而去。

予寓巴黎。雖未便公然往訪婉英。然特修書以候之。旋接其覆書。詞氣極淒涼。而懇摯。略謂聖旦之事。彼極感盧王之寬厚。又念其事與予有關。此後定當堅守祕密。永永不洩。而彼則自此亦當隱居鄉村。不復更與世事。婉英此言果否。實行。雖不可知。然予後此絕未嘗與之相遇。卽交際社會中。亦無有道及其人者。是知退隱之說。爲不謬矣。

予既返倫敦。念身經百難。幸皆無恙。然尚有最後之一關。爲予所不易破者。則當初出遊之際。嘗詭託諸往達洛爾考察政治。今予嫂薇孃。必以此相詰。而向予索取材料。則予將何辭以答之乎。方惴惴間。而薇孃出一見予。卽斷定予出游數月。杳無音信。必仍屬一時浪跡四方之故態。於政治學問。殆絲毫無獲。予不禁笑頷之。薇孃遂誇於予兄曰。勞勃德。我言何如。汝敗矣。因相與一笑而罷。予兄頗責予出門數月。不應無隻字寄家。而薇孃則告予曰。大臣雅哥伯已蒙欽簡爲出使大臣。彼於一月後。卽當啓程。且嘗以書來招汝往也。

予曰。彼奉使如何國耶。

薇孃曰。彼將如盧烈達尼亞。繼陶波翰之任耳。汝欲隨使出遊。則除法京巴黎外。思德城當首屈一指耳。

予不禁失聲曰。吁。思德耶。言已。目視勞勃德。

薇孃意頗焦躁。曰。是何害之有。汝苟願往者。則從之往可耳。予曰。特是所往之地。乃思德也。嫂乎。思德果宜往耶。

嫂曰噫。何不宜。昔日之醜。歷史今。

予卽自囊中出盧王之小影。此小影乃盧王未加冕一月前所攝者也。予卽以此影授薇孃。謂之曰。嫂必欲予往。特未覩羅濤爾夫第五之像耳。今嫂試一觀之。予果往者。寧能不使盧國之人民。追憶往事耶。

薇孃舉目視影。復視予。旋擲諸案上曰。噫。天乎。

予問勞勃德曰。兄汝以爲何如者。

勞勃德不答而起。趨室隅。從故紙堆中。搜索得一圖畫報。其中載有盧太子登位時之照相。乃在禮拜堂中所攝者。是以除予而外。尙有大僧正。大元帥。思德公。馥蘭公主。及薩達等諸人之像。予觀之。不禁又爲之神往。及勞勃德手拍予肩。予始如夢醒。勞勃德面露驚訝之色。頻頻注視予。弗已。予曰。噫。是抑何酷肖乃爾。盧國之行。予以爲不如其已也。

薇孃意爲之稍奪。然仍不肯捨棄此難遭之機會。謂予曰。是特汝以此爲推諉地耳。汝不願操業。故藉端以生異議。然汝思之。汝今日得此機會。則他日身爲

欽使亦正不難於此基之耳。

予曰。然予則雅不願爲欽使也。

薇孃反唇譏予曰。唯唯。汝志甚大。吾知汝他日所造。必有什百於欽使者。

予雖不答。然隱服其言之非謬。蓋予已爲三月之帝王。區區欽使。良非予所屑。於是而隨使之舉。卽又作罷。卽勞勃德亦從不出一言以強予行。觀勞勃德之神色。似已揣知予祕密者。然彼旣不明言。予亦不以告也。自是以後。予卽就鄉間置小屋數椽。伏處其中。幾有理亂不聞得失不知之概。予嫂薇孃期望予之熱心。至此頓冷。卽平素相知。亦以予處可爲之地位。具有爲之幹才。而乃忽生厭世之心。自附於肥遯之列。深致慨惜。然予每當獨居靜處。輒覺予生斷不自此而畢。他日必復置身於競爭之場。入則運籌。出則決勝。竭予一生之智力。勇力。爲當世重要之人物。每徘徊於溪邊林下時。此念卽不覺潛起。有時緬懷往事。則深憤以羅亭超之淫凶狡惡。而予尙聽其優游人世。以坑陷世間之男女。一念及此。卽覺熱血沸湧。似他時必尙有與彼交戰之日。因是而、射御武勇。

否。則予亦不能自決。

予既僻處鄉間。自甘幽寂。然每年必赴德勃斯盾一次。既抵其地。則必與老友達倫罕盤桓一星期。蓋予與達彼此約定。一年一度。習以爲常。卽如上年之會。達且挈史伯爵夫人偕來。蓋夫人已與達成嘉禮。且已得一子。其子既肥且美。達夫婦攜之來。予見之殊喜也。達來時。又必挈一小盒。盒內藏有一朵新鮮研豔之玫瑰花。花梗間並裹一紙。紙上書曰。

羅濤爾夫！馥蘭！永永！

此花爲公主所手摘。此紙爲公主所手書。予既領受。則亦以同樣之花與書報之。予與公主。除各人手上之約指外。卽以此一年一度之花盒。爲彼此交通情愫之物。而達倫罕則我二人之氤氳使者也。時公主已與盧王行婚禮。母儀一國。雖一點芳心。或非所屬。然公主爲盧烈達尼亞社稷人民計。固不惜犧牲一己之愛情而嫁之也。噫。

國曆二十一年六月出版

(小說本) 盧宮祕史(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叁角)

原著者

英國 恩蘇霍伯

譯述者

平湖 甘永龍
嘉興 朱炳勳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商務印書館分館

